

廣東財政經濟委員會

圖書館

藏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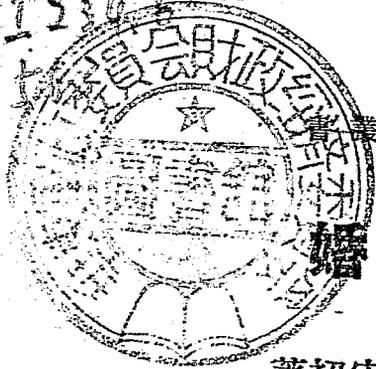
書號：864.81

7.1171

登記號：001828

14

MG 124.032
I 230.1 1488



時 代 戲 劇 叢 書

離 婚

獨 幕 劇 宋 超 著



1940

海 燕 出 版 社



A571736

001828

864.81
7.1171

序

戈
戈

曾經有朋友寫信問我說：「我有個題材想寫劇本，你看我可以寫嗎？」我回答說：「寫未始不可，只要對劇本寫作有興趣，我們可以學着寫。劇作家不是天生的。」

宋越兄出版「離婚」獨幕劇集，要我寫序，「却之不恭」，當我提起筆，我就想到「劇作家不是天生的。」

宋越兄寫劇本的時間並不長久，（見他的「關於編劇」）但由於他的努力，我覺得他現在的成就很使人驚奇。

有一次，我們同在路上一起走，他滔滔不絕地和我談編劇諸問題，這次談話，在我腦海中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。從他的談話中，我看到他在隨時隨地覓取劇作的素材，同時又怎樣不滿於自己已成的作品，而希望突破以往的或續，使他的作品走上更優越

的一個階段。

他的作品除了少數前期的外，我幾乎都讀過，而且讀過不止一次。我特別喜歡「多頭學校」據他告訴我，這故事是真的，其實從他的作品，中我們也看得出，因為裏面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。所有他的作品從沒有滑開過「現實」而且尤可貴的，他觀察力的尖銳，是普通人所不及的。

中國劇作的貧乏，和幼稚是事實，年來大夥兒努力劇作也是事實，宋超兄很年青，又努力，願他能更有偉大的作品出現！

我現在期待着化的新作「梁紅玉」的早日完成！

目次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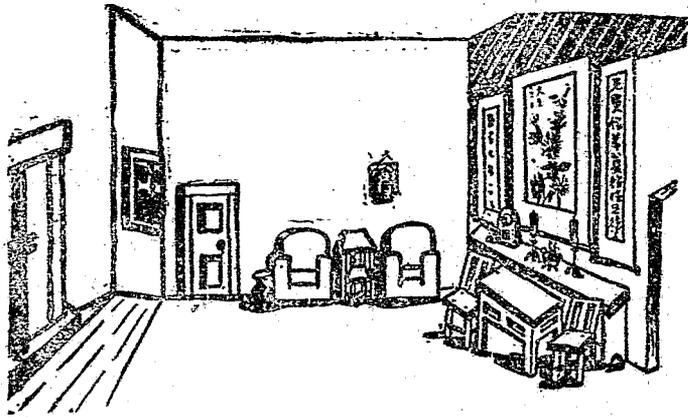
石庫門(附舞台面——演出說明)

多頭學校(附舞台面——演出說明)

離憐(附舞台面——演出說明)

警覺性(附舞台面——演出說明)

石庫門里



石庫門裏

演出說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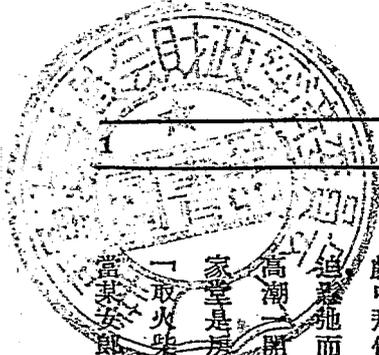
導演者處理這個戲時，祇要應如何清楚地刻劃出平凡樸素的一羣小市民生活的反映，也就足夠。

爲了劇名叫「石庫門里」，所以就舞台裝置而言，便需要那扇石庫門。才能使觀衆發生親切之感，但要呈顯出那扇門，則客堂的裝置，又須是斜度的對着觀衆。

劇中那位潦倒的青年，他是本劇的導火線，因之，他一出場，那種驚慌莫名的表情，應隨對方的緊迫而作合度的適應，儘量把這位青年神祕化起來，以使觀衆墮入「謎」的境界中，這樣，待高潮一開始，就會無疑的給觀衆一個「豁然開朗」的悟會。

家室是房東太太所有的，因之，房東太太上場，她的一切動作，應習慣地應用客堂所有一切物，如「取火柴抽煙」、「倒茶喝」、「開門」……

當某女郎上場啜泣地敘述其傷心史時，導演者應嚴密注意到在旁邊的阿娟她所應起的內心



反應的逐步表面化，倏使地藏蓄充分的情感，能自然地表演出「哇」的哭出聲。至于阿堯這孩子，該是拖些鼻涕，衣服不整潔，又調皮，又天真。這樣，就能無形中襯托並強調出房東太太的不理家務教子無方的性格。如果飾阿堯的這個男孩子物色不到，那末調個女孩子也不妨。

最後我要特別提出的，是窮教員沈先生，如果此劇沒有這個人物，那就變成一個沒靈魂的劇本，所以我希望這一角色的出現舞台，決不是僅僅引起觀衆淺膚的莞爾與同情就算的，當他有聲有色大發那一大段牢騷時，要特別強調，正爲了要強調，我認爲不妨把他的動作表情漫畫化起來，這樣便能顯得更有力些。

時間 現在，下午四點多鐘。

地點 上海三等衙堂的一間石庫門里。

佈景 普通的客堂，陳設很紊亂，能看見廂房門。

人物 母——卅餘歲，不理家務典型的上海二房東太太，刁鑽，勢利。

阿娟——她的女兒，活潑純潔的小姑娘，一心一意想做電影明星。

阿堯——她的兒子，十二三歲，天真頑皮的小孩子。

劉柯羣——謀生乏術，遊蕩致變成浮滑的青年，廂房間的房客。

沈先生——亭子間的房客，約四十歲，是個窮教員，頭腦頗清晰，有些書呆子氣。

某女郎——是一個想做電影明星而遭騙失身的小姑娘。

戶籍警——普通的警察。

幕開 阿堯一個人在客堂里，不耐煩地。

阿堯 姊姊，媽呢？

聲：（在房內）在王師母家打牌。

阿堯 又在打牌了，媽天天打牌。——姊姊，你給我三個銅板好嗎？

聲：沒有！

阿堯（失望地坐下，聽起無線電小聽筒來，突然）姊姊，快來聽，胡蝶在唱「夜來香」了。

聲：你聽好啦，我不要聽！

阿堯 噢！你不是頂喜歡聽電影明星唱歌的嗎？

聲：我在結毛線衫，沒有空，沒有空，不要聽！

阿堯 叫你聽無線電搭什麼架子呢？哼！結毛線衫，騙人吧！恐怕又在披頭散髮的學吊死

鬼叫了，嗯！（學女聲）「我的天呀！你可憐可憐我吧……啊……」（笑）

聲：小鬼你再瞎說，我要告訴媽了。

阿堯（繼續聽無線電，聽得有味，舉着唱）……「賣花也化不了你錢多少，賣花也好養娘，賣夜來香啊，賣夜香……」

（劉柯羣挾了一件袍子匆匆從樓上下來）

阿堯（放下小聽筒，招呼）劉先生，你在樓上嗎？

劉（有些慌）是……的。

阿堯（看看他挾着的袍子）這不是夾袍子嗎？

劉是……夾袍子，放在箱子里發霉了，拿到晒台上去晒的。

阿堯（奇怪）咦，劉先生，你不是一向穿西裝的嗎？怎麼有起袍子來啦？

劉我……本來就有的。（強笑）

阿堯那你平常爲什麼反對人家穿中裝呢？說什麼穿中裝難看呀！做事不便利呀！穿西裝有精神呀！什麼的。

劉那個……我是講得玩兒的。（強笑着，欲入廂房）

阿堯 哦！劉先生，我有一件事忘記告訴你了。

劉 什麼事？

阿堯 剛才你出去之後啊，有一個大着肚子的女人來找你，她呀，臉上很難過似的……

劉 （驚）大肚子女人真……的嗎？

阿堯 真的，她說找劉夢川先生，我說我們這裏沒有叫劉夢川的，後來……

劉 對啦，我們這裏沒有叫劉夢川的。

阿堯 後來她說姓劉的是在光華影戲公司做事的，我說劉夢川這個人我們這裏是沒有的，住在我們廂房間裏的劉柯羣先生，倒也是在影戲公司裏做事的……

劉 （更驚）哦……

阿堯 她一聽，馬上就說：「那末我就找劉柯羣先生吧。」我說：「他回家的時候，沒有一定的。」她想了一會，才走了。

劉 哦，哦……（慌忙地入廂房，敏捷地關上門）

阿堯 (覺得滑稽) 哈哈! 哈哈! 劉夢川也是你劉先生的名字吧, 哈哈! 哈哈! 劉先生今天真有趣。

阿娟 (高興地從房里出來) 弟弟, 嗯……劉先生呢?

阿堯 (狠狠地指廂房) 在裏面!

阿娟 (輕輕地走向廂房門前, 很猶豫的) ……

阿堯 (作梗地, 斜睨着姊姊, 裝假咳嗽, 又聽無綫電)

(劉柯羣哼着洋歌, 挾一皮箱出)

劉 喔! 羅小姐……(把門迅速地鎖上)

阿娟 劉先生, 你上那兒去?

劉 咳! 這幾天把我忙壞了, 所以精神不能集中, 有些恍恍惚惚的, 今天公司裏, 又要派我

到洞庭山去拍外景了, 才這樣匆匆忙忙的, 大概三四天我就要回來的:

阿娟 劉先生, 我的事……怎麼樣了?

劉 喔! 喔! 你的事嗎? 羅小姐, 你包在我身上, 後天你儘管放大胆子去應考好了, 我已經跟

招考委員會的林大導演疏通過了，決沒有問題。不過，你要是考上了，你媽知道了怎麼辦？

阿娟 拍影戲不也是我們婦女高尚的職業嗎？我媽知道了有什麼關係呢？不過，我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了，我曾經看過一個劇本，說一個叫娜拉的女子，因為不滿意家庭所給予她種種精神上的痛苦，就出走了。萬一我考上了，我媽不答應呀，哼！我準會做

第二個娜拉！

劉 羅小姐有這樣的勇氣，我真欽佩極了，我……想走了。

阿娟 （嬌羞地）劉先生，你等一等走好嗎？我想……（望望弟弟）嗯……

劉 怎麼樣？

阿娟 ……（走向弟弟前）弟弟，你不去玩嗎？

阿堯 （放下小聽筒）玩不玩，關你什麼事？

阿娟 你吃了生米飯啦？小鬼（摸出幾個銅板）啱！去買糖吃吧。

阿堯 嘆！銅板？（假癡假呆地）做什麼？

阿娟 小鬼！你要不要？

阿堯 要的，要的。（接錢）四個？不夠，不夠！

阿娟 再加兩個，就再加兩個。（又加了二個）

（阿堯接錢，扮個鬼臉下，阿娟趕快把門門了，一會兒）

阿娟 （更嬌羞地）劉先生，我覺得去應考的時候，太沒有把握了，所以想……再練一遍

給你看。（掏出一張紙）

劉 好的，好的，你先練第二個。（接紙看）「當你懷念起遠隔重洋的愛人的時候，是怎麼樣的？」

阿娟 我練啦。（練習）「呵……寧可天崩了，地裂了，不能使我的親愛的傑克，受到絲毫損害呀！」（回頭）劉先生，怎麼樣？

劉 （勉強地）表演得很好。

阿娟 是麼？

劉 非常之好，非常之好。

阿娟 那我再練第三個「怎樣表演一個受了刺激的女性」了。（練習）「啊呀！我的天呀！我已經是一個徒具屍肉而沒有靈魂的女子了！我像迷途在海洋上的小燕兒一樣了，我的心破碎了！你可憐可憐我吧……」

劉 好極了！真有希望。

阿娟 又是「好」，怎麼劉先生以前是那麼的頂真，嫌我這樣不夠呀！那樣太過火呀！不深刻呀！沒有內心表情呀！現在可這樣的媽虎起來了。

劉 我並沒有媽虎。

阿娟 我看你這幾天有點魂不在身似的。

劉 這個……我剛才已經講過了，實在因為這幾天把我忙壞了，所以精神上……

阿娟 我看你近來巧克力也不大吃了。

劉 那……是因爲胃氣痛。

阿娟 那你昨天爲什麼一個人躲在後門吃大餅油條呢？

劉 哦……那是因爲吃西菜吃膩了，才……嚐嚐的……（強笑）

阿娟 我不相信！

劉 （被問得窘透，想走，忽然皺眉地想着什麼，良久，正經地向阿娟）羅小姐，我現在想起一件事來了，嗯，一件頂要緊的事情！

阿娟 什麼事？

劉 我想你最好把二十塊錢保證金讓我先帶去。

阿娟 這個……

劉 因爲你後天在林大導演手裏考，這天我可已經不在上海了，你考的時候，當然碰不着我的嘍，現在你讓我帶去，我可以順便再叮囑林大導演一聲，叫他特別幫忙。你想，保證金已經先收了，他還好意思

阿娟 我媽知道了，怎麼辦？

劉 羅小姐，你不是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了麼？我想爲了你的前途，你應該早一點……

阿娟（被打動了心）也好，可是我只有十五塊錢。（不忍地掏出錢）

劉 十五塊就十五塊。（接錢）讓我跟林大導演講講看，請他先收下十五塊錢保證金，其餘的……嚶，我保險，我保險！（拍胸）

阿娟（不安似的）劉先生，第五個表情還要不要練？

劉（很高興）練就練練，好我就要走了。

阿娟 你……開始吧。（掉轉頭）

劉 好。（向她跪下，表演）「珍！我的珍！爲了你，我什麼都肯犧牲，甚至我的生命，你，你允許我吧！」

阿娟（接着表演）「哼！我不願意任何男性，唐突地向我這麼做，做這種下流的舉動！」

劉 「珍！你……你真的不允許我嗎？我……我要自……殺了！」

阿娟 「自殺？自殺就會嚇破了我這鐵石堅貞的心嗎？！你要知道，我是一個不平凡的

女性！」

劉 （站起拍手）做得真夠，真好！

阿娟 （面紅耳赤）劉先生！你……

劉 實在好，等你考上了，我一定在我編的「血染黃花」的劇本裏，支配一個重要的角色給你演，羅小姐，你的前途是有希望的，將來一定是個大明星！

阿娟 多謝你。（甜笑着）

劉 好啦，恐怕公司裏的人等得不耐煩了，我要走了。（挾起皮箱）羅小姐再會，再會。

阿娟 再會。（劉去後，阿娟呆了一會，忽幻想地）要是我將來做了大明星，呵！那個時候的快樂，真是說不出的。（傻笑）我要天天練，天天練表情動作，練得圓熟，練得逼真，不能使它荒廢。（又一而再的練起剛才練過的表情來）

（母與阿堯來）

阿堯 媽，我再要三個銅板，三個銅板，媽……

母 沒有！討債鬼！（瞥見阿娟癡頭癡腦的，怒）啊……小鬼了頭，你又在怎麼啦？

阿娟 （急恢復常態）媽，我……我沒有什麼。

母 我幾次三翻關照你，叫你以後不要再這樣瘋瘋癲癲的，怎麼你老是不聽話！

阿娟 下次不了。（撇起嘴）

母 （打了阿堯幾下）都是你這個討債鬼！要銅板銅板的，害我輸掉了一塊半錢！

阿堯 （倔強地）輸錢關我什麼事呢，我要銅板末，銅板……

母 切蘿蔔片也來不及呀！你這討債鬼！（向全望望了望）瞧，屋子裏髒得不得了，也不知道收拾收拾！

阿娟 （收拾起來）

母 我的毛線衫結好了沒有？

阿娟 還沒有呢。

母，趕緊點，天冷了，我要穿的！

阿娟 噢。

母 晚飯燒了嗎？

阿娟 沒燒呢。

母 收拾好了，馬上去燒！

阿娟 曉得了。

（沈先生回來了）

阿堯 沈先生。

沈 嚶……小弟弟，小弟弟。

母 沈先生，房錢怎麼樣？

沈 房東太太，房錢準定明天付，明天學校裏可以發薪水了，實在的，這年頭整個教育界破產，破產！把我們吃教育飯的人，害得苦死了！

母 你自己想想，欠了兩個月了，老是推三阻四的……

沈 實在對不住，房東太太，你想，以前七折八扣的，我們已經拿不到十足的薪水了，現在呢，受了時局的影響，學校是縮小範圍了，薪水更是折了又折扣的，還被它欠上四五個月。

母 明天準定付呀！

沈 準定，準定。不過，我對於整個教育界的前途，並不抱悲觀，只要憑着大家努力奮鬥，努力奮鬥，把國家，社會，一切的問題，都澈底解決了，那末將來，非但教育界可以復興，什麼全可以復興。

母 你想，你又不付，廂房間的劉先生又被他欠上四個月，這幾天問他要房錢，終是推託着，明天有了後天可付了這些鬼話，看他近來好像有點神經病似的，月底到了，大房東又催得我那末急，水電費呀！房租呀！又得付，你們真不知道做二房東的苦處呵！

沈 是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嚇嚇……（強笑着，略頓，爲難地）房東太太，今天，我……想問

你，嗯……借借……兩塊錢。

母 什麼話！房錢不付，倒又要借錢啦！沒有！

沈 唉！實在有緊要用途，房東太太，請你幫幫忙……

母 不關我的事，沒有！

沈 ……一個同事，今晚在四馬路鴻運樓結婚，場面非常闊綽，我身上連一個銅板都沒有，連最低限度的禮物都送不起，所以我才向你開口的，請你答應我，明天付房錢一併還你，房東太太。

母 （猶豫一回，終算起了同情心）真討厭！（摸錢）那你明天一定要連房錢都還給我的呀。（借錢給他）

沈 （喜）一定，一定，房東太太，謝謝你。（上樓）

母 阿娟，劉先生在裏面嗎？

阿娟 不在，他剛才拿了一只箱子出去的，臨走時候，對我說到外埠去拍影戲的，大概三

四天就要回來的。

母 活見他的鬼！拍影戲，拍影戲。等他回來了，要再不把四個月的房錢付清，就把他房裏的東西押起來，把人撵出去！

阿娟 ……

母 真不要臉！想到了一件事，哦，剛才在王師母家打牌，馬帳房來收房錢，我付掉了。

（摸出幾張紙）阿娟呀，你跟我看看，房票對不對。（給她一張）

阿娟 （看）媽，不對的，這是李阿根欠你二十塊錢的借據。

母 你都拿去看吧。（都給她）

阿娟 （看）這張可對了，媽是本月份的，沒有錯。（再看一張）喔，媽，你水電費，房捐，都付掉啦。

母 （惡狠狠的）是的！拿來！（收回紙，藏好）唉！你爸爸也是的，今天二十九號了，還不把錢寄來，一定在外碼頭有了野女人囉！再不把錢寄來，我飯也不燒了，看你們吃什麼去！

阿娟 (暗恨地,繼續收拾)

阿堯 唉,媽,爸爸上個月不是多寄三十塊錢來的嗎?

母 你懂,你懂,小討債鬼!以後你們就別再想去看影戲!

阿堯 (白了母親幾眼)……

(戶籍警察上)

戶警 調查戶口,調查戶口。

母 先生,請坐。

戶警 (坐,看簿子,箋子) 你們這裏是不是四家?

母 是的,先生,是四家。

戶警 你們是二房東嗎?

母 是的,先生,我們是二房東,主人叫羅小萍,是在外碼頭絲廠裏做事的,我是他的女的,還有一個兒子,一個女兒,一共男兩丁,女兩口。

戶警 (點頭) 前樓是——

阿娟 前後樓是一起租給姓趙的趙順風先生的，趙先生是在交易所裏當職員的，夫妻兩個……

母 不許你多嘴，死了頭！——先生，亭子間祇住一個男的，叫沈道藏，是在學校裏教書的。

戶警 他幾歲？什麼地方人？

母 有四十歲了吧。嗯，他是……阿娟呀，沈先生是什麼地方人？

阿娟 浙江省紹興人。

母 對啦，對啦，他是紹興人，先生。

戶警 (點頭) 廂房間呢？

母 廂房間住的是個小夥子，據他自己說本來是個大學生，不過現在他好像沒有一定的職業，常常在影戲公司跑跑的。

戶警 他叫什麼名字？

阿堯 他叫劉柯羣，又叫劉夢川。

母 你也多嘴啦！小鬼——先生，他叫劉柯羣，劉柯羣。

戶警 劉柯羣？劉夢川？不對，不對！這箋子上面，不是明明寫着劉木君嗎？

母 那 恐怕你們以前那位先生，來調查換新箋子的時候，弄錯的吧？

戶警 不會的！（懷疑，站起，指廂房）我要進去看看。

母 別看了吧，先生，我們不會弄錯的。

戶警 不行，不行！

阿娟 劉先生已經出去了。

戶警 出去了我也得看一看！

母 咳……看就看吧，反正也沒有多大關係。（用鑰匙開廂房門，進去，突然，她在裏面狂呼起

來）啊呀！這……怎麼一回事呀……怎，怎麼一回事呀……

戶警 （跟進去）哼！搬家不報，還要撒謊！（出來）

阿堯 (急走向廂房門,向裏看了看) 啊……

母 (蹑足出來) 他……一定偷搬走的……他還欠我四個月的房錢呢!先生,他是偷搬走的……

戶警 他偷搬走,你做二房東的,怎麼會不知道?騙人!

母 啊呀!你這個小鬼丫頭呀!叫你好好看門的,怎麼人家偷搬了家,你……會不知道的?你這個小鬼丫頭呀!死丫頭呀……

阿娟 媽,我……我還……

阿堯 劉先生剛才還在的末。

母 一定是偷搬走的,這幾天我看他老是鬼頭鬼腦的,像掉了魂一樣的,今天拿一只槓子出去,明天又拿一包東西出去,他東西本來就不多,偷搬家是很容易的,一定是偷搬走的,啊呀!姓劉的不要臉呀……偷搬家呀……

戶警 走,走上局子罰錢去!

(沈先生從裏面樓梯上滾下來，撫摸着屁股跑出來，氣喘得講不出話)

阿堯 沈先生什麼事呀？

沈 我晒在晒台上的……嗶……嗶夾袍子不見啦！嗶夾袍子不見啦！

母 夾袍子不見啦？

沈 是呀！我不是今晚上去去喝喜酒嗎？因為沒什麼新衣服穿，才在早晨，從箱子裏把那件發霉的嗶嗶夾袍子拿出來，拿到晒上去晒的，預備穿了去喝喜酒的，那兒知道，剛才去看看，竟然不翼而飛了！

阿堯 (察覺) 沈先生！是劉先生偷的！劉先生偷的！他剛才拿了一件夾袍子從樓上下來的，我親眼看見的，我問他，他還說是他自己的……

沈 真的嗎？

阿堯 真的。

沈 他，他人呢？

母 他人偷搬走了呀！沈先生……他偷搬了家，還要偷你的夾袍子，啊呀……真是黑良心呀……不要臉呀……

沈 他……偷搬走了嗎？（看看廂房）唉！害人不淺，害人不淺！今晚上的喜酒喝不成了！

戶警 你要不要追究你的夾袍子？

沈 不要追究了，我已經穿了有十幾年了，連裏子都穿得快要破完了，反正偷去當不到一塊錢，不要追究了。

（進來一位大肚子的女郎）

女郎 請問住在廂房間裏的劉柯羣先生在嗎？

母 你……找他嗎？

女郎 我，嗯……是找他，找他，嗯……（見屋內情勢不佳，想走）

母 （上前一把揪着女郎）好，好！你找他真好！你們一定是同黨同黨！

女郎 嘆……你揪着我幹什麼？幹什麼？

母 你來找他，你一定跟他有關係的，他偷搬了家，你一定知道的，你們是同黨！同黨！

女郎 （驚）啊！他搬啦？……（哭出聲）

戶警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，把我弄得莫名其妙！

女郎 （哭着）好吧，反正事情已到這般田地了，我也不怕什麼難為情了，我就告訴你

們吧。——我不來是個清白的女學生，在半年之前，認識了這傢伙，當時他大吹大擂，

說是在影戲公司里當導演的，那時我很醉心電影，想做電影明星，就要求他介紹我

拍影戲，他滿口答應就……被他騙去什麼手續費呀！保證金呀！有五十幾塊錢，以

後又陸續被他騙去幾十塊錢，可是我還是我，還是做不到電影明星，就在那個時候，

他……他……我的肚子……哇……（伏椅大哭）

沈 啊！有這樣的事嗎？唉！真是害人不淺！害人不淺！

母 哼！年輕姑娘，不安分守己的，想做什麼短命的電影明星！活該！

戶警：你要不要上局子告他，轉到法院去？

女郎：現在，他這沒天良的東西，已經遠走高飛了，叫我怎麼去告他呢？我……什麼都

完啦！我……肚子……這怎樣辦呢？

阿娟：（突然也哭出聲）哇……

沈：噢？阿娟小姐，你爲什麼也哭啦？

母：阿娟，你……

戶警：喂，喂，你們這一家倒底鬧什麼鬼呀？啊呀！我的頭都痛啦！

阿娟：（邊傷心哭，邊吞吐地）我……我也受……了小鬼的害

母：受了小鬼的害？那個小鬼？可是姓劉的小鬼？你說！你說！

阿娟：是……的，我和這位女士一樣，太想做電影明星了，媽不在家的時候，小鬼就天天

叫我練表情呀！動作呀！說！只要是不斷的努力，他可以介紹到影戲公司裏去，拍影戲，

將來一定可以做大明星……

女郎 他從前也是叫我天天練表情動作的……

阿娟 ……那兒知道，今天，他……小鬼……

母 小鬼怎麼樣？

阿娟 他偷搬家，最後一次溜走的時候，他說影戲公司後天就要招考演員了，叫我儘管放大胆子去應考好了，不過要我先繳投考的保證金，讓他帶去，他會在裏面幫忙的，就被他騙去……騙去十……十五塊錢

母 (氣忿極) 啊……

沈 啊呀！房東太太，你罵人家，罵到你自己女兒頭上來啦！

戶警 媽的！儘是這些扁毛的事！

母 ……你這個小鬼了頭呀！想做你什麼短命的電影明星呀，怪不得在家裏，飯也不想吃，事情也不想做，天天裝哭裝笑的，連晚上睡着了，都會哇的鳴的哭出來，笑出來！到現在，可把花花綠綠的鈔票，給小鬼騙去啦！我，我今天……要你的命……要你

的命……（欲打阿娟，阿娟念驟沈先生背後）我，我問你，你跟小鬼還有別的關係沒有？

阿娟 媽，沒有……

母 真的沒有？

阿娟 真的沒有……

沈（勸解）房東太太，有話好說，有話好說，請息息氣，幸虧你女兒沒有被被……要不然，那可糟啦！總而言之呢，她們是女孩兒家，年紀輕，不懂事，意志薄弱是不是呢？不過呀，像劉柯羣這樣的青年，爲什麼要幹這樣下流無恥的事呢，難道說他生來就是這樣的嗎？本心就是這樣的嗎？不，決不！這是惡劣的環境所壓迫他才使他這麼做的，我們要探求這個問題的根源，就不得不歸之於整個的國家，社會問題了，這是整個的國家，社會問題，擺在我們眼前的這個大時代，我們只有，向侵略我們擾亂我們的惡魔鬼怪搏鬥，拚死的搏鬥！把它消滅！才能把國家，社會弄得好，才有我們的生路，才能使劉柯羣這樣的青年走上光明燦爛的道路。至於把人家……肚……子，嚶……那

可在人格上道德上發生問題了。喔！不！這好像也是一種國家社會的問題，要不然，爲什麼我將近四十歲的人，還沒有老婆呢？

戶警 喂！老頭兒，你在發神經病嗎？

沈 （陪着笑臉）先生，我沒有神經病，我不講了。

女郎 叫我怎麼去見爸爸媽媽呢……

阿娟 從此以後，我可不再想做電影明星的迷夢啦……我，我要當救護隊去，我要做一個有用的女子……

阿堯 （同情姊姊地）對啦，從此以後，姊姊可不要再那末「啊呀！我的天呀！你可憐可憐我吧！我」啊！「這一套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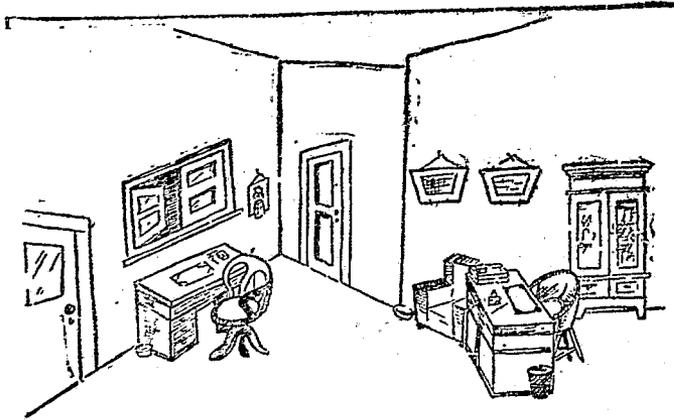
沈 唉！倒霉，倒霉！今晚上我也不去喝什麼喜酒了，房東太太，兩塊錢還給你吧。

母 啊呀！姓劉的小鬼呀！你黑良心呀！不要臉呀……

戶警 走走，搬家不報，妨害治安，公事公辦，上局子去！

——幕——

多頭學校



多頭學校

演出說明

這個戲，如果略爲疏忽，很不容易把握老許和小史的性格，其實，這兩人除勤儉工作外，性格上有很顯著的差別，小史該是很暴躁的，鐵板的臉不易起什麼變化。老許則是一本正經，而常帶一種憂鬱疲乏的神色，我很希望導演者能注意到這一點。

我更希望導演者密切注意到老沈「就像泥溝裏的死水一樣」的那種死樣怪氣的神情。戲到孟先生上場，顯得平穩而且沉悶，這時，在旁的每一個不聲不响的人物，定必感到冷場，這裏，全憑導演者細膩地去處理了。

還有劇中幾個青年，他們的舉止是可笑並幼稚甚至是愚蠢和自尋煩惱的，這種種自然應加以誇張，但同時，導演者於執行其職務時，却應時時寄予他們相當的同情，因爲他們正如孟先生最後所說的——「都是勇敢的青年。」

人：

老許

小史

老沈

阿蘇

小徐

都是青年，蘇多齡最大，史最輕，其餘三個相仿。

孟先生 他們的老大哥。

秦女士 他們的女朋友。

一個學校裏。

景：地：

只要佈置得像個教員辦公室就行，但至少要有二只寫字檯和幾只凳子，可適當地安置在舞台上，檯上有書籍，簿子，筆硯，墨水瓶……

一羣被遺留在特殊環境裏的青年，天天喊着苦悶，無聊，後來，由大家決定，合辦一個學校，但由於大家工作太熱情了，熱情轉白熱化了，反而鬧起意見來。後天就要開學的，今天可還在鬧別扭，現在，幕開了。

沈暮氣沉沉的，在輕聲哼着絃情曲。許史氣沖沖的用印刷機在印着歌譜，印了一會兒。

史 老許，阿蘇說什麼時候回來？

許 三點半吧。

史 (向沈) 是不是三點半？老沈？

沈 好像是的吧。(依然輕輕地哼着曲兒)

史 等他回來了，我主張召開臨時會議，質問質問他，你們看怎麼樣？

沈 我隨便。(還是哼着，懶洋洋的坐上有寫字檯的椅子)

許 贊成！我們質問質問他，到底辦這個夜校，怎麼樣去，開展工作！

史 哼！做了總負責人，一點責任不負，反神氣活現的，把人家的工作催得緊，常常出去，也不關照我們，這算把我們當作什麼看待！

沈 （勉強附和）嚶，他好像有點獨斷獨行似的。

許 還算是我們的領袖，大衆補習夜校「的校長呢，他媽的！

史 等會兒開會，得給他點手段瞧瞧。

許 一切事情，非要澈底解決不可！

（許史繼續油印，靜場片刻）

（許不經意的發覺全室的紊亂，發起常發的牢騷來）

許 你們看，辦公室這樣的亂七八糟，小徐做了庶務主任，也不知道收拾收拾。

史 這種人簡直沒有當教師的資格。

許 只要眼睛一閃，人就不見啦。那一件雜務的事情不是我做的，課堂是我打掃的，辦公室是我整理的，我做了自己份內文書的事不算，還得替他做事，我的事情愈做愈多。

啦，照這樣下去，我幹不了，幹不了，我要回家去了。

沈 嘍，小徐，這傢伙懶得實在太沒道理，我不大做事，是因爲神經衰弱，精神不夠，他的體格多結實，還是那麼吊兒浪蕩的，真是咳……不過，老許，你做你自己的事，別管他的事好啦。

許 嗨——老沈呀！眼看什麼都是淩淩亂亂的，實在不順眼呀！（收拾起來）這樣下去，我，我真要不幹了，情願回家吃老米飯！

沈 嘍，你太辛苦了，不過你說要回家不幹，那也不必，大家總得慢慢兒的來，把學校辦得好起來，況且，我們天天鬧意見，給外界影響很不好——

許 「給外界影響不好？」這可不是我的責任！

沈 是呀，這當然是大家的責任，不過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太對不起孟先生了，他爲了要維持我們的生活，爲了要解除我們的苦悶，是那麼費心費力的各處奔走，爲我們籌劃經費，辦這個學校，還不斷的指導我們，推動我們——

許 要是今天的會開不好，我想一切請孟先生來解決，倒底是誰的不是。

史 今天的會開不好，就是勳武也在所不惜。

沈 那又何必呢。（隨手在檯上取了一本簿子看看）瞧，我們才籌備了半個月，報名的學生倒有嚟——二百多個了，男生——有一百九十幾個，女生，嚟——也有三十幾個，照這樣的成績，啊，不得了，到後天開學，一定有二百五十個，有二百五十個學生，就可以收七百五十塊錢學費啦，我們的前途，是多麼光明呵！我們怎麼可以鬧意見呢。哈：

史 （諷刺地）會計主任，別太興奮啦，做點事吧。

沈 事情自然要做的，不過現在我精神不大好，反正有幾筆賬到明天結還來得及。哈：
（興奮地繼續翻簿子看）

史 （瞪了沈一眼，略頓想到了徐）小徐到那兒去啦？

許 鬼才知道！

沈 哦，他替我買東西去的。

史 買什麼？

沈 留蘭香。

史 叫你節省些，怎麼又吃留蘭香啦？

沈 嘴裏膩得很。

許 (突然) 買幾根！

沈 四根。

許 瞧着吧，你能吃到二根，已經算是僥倖的啦。

沈 他替我去買的時候，就訂好條件的，他吃二根，我吃二根。

許 (冷笑) 是吧，我猜得一點不錯，說不定你還只能吃到一根！

沈 噯，這傢伙的嘴比誰都饒，你說的或許對。(憂慮地朝着門看看) 去買了半個多鐘頭了，還不來。

史 哼！對於小徐，我一向有個比方。

沈 什麼比方？

史 比方：「有人想害死我們，我們不知道，這人送了一碗有毒的菜給我，你們倆，和小徐四個人吃，大家吃完啦，我們三個人的肚子，有點難受的時候，小徐一定是肚子痛，我們三個人是肚子痛的時候，小徐一定痛得在地上打滾，等到我們三個人也打滾啦，那末，這個時候，小徐是不開口啦，靜靜的躺在地上啦。」

沈 他躺在地上啦？為什麼？

史 死啦！

沈 死啦？（愈想愈不懂）這，這是什麼意思？

史 因為吃的時候，他那雙筷子，不肯留情，一定要搶着先吃，同時一定又比我們吃得多，這樣，豈不是我們肚子難受他就痛我們痛他就打滾我們打滾他就死了嗎？

沈 （明白了）哦！原來這個意思。哈哈……虧你想得出來的，哈哈……真是唯妙唯肖！你說比方得對不對？

沈 對，對。（還是笑）

許 （諷刺地）當心笑得太過度，精神又要不夠啦。

沈 不會的，不會的。（還是笑）

（門外，小徐破嗓子的歌聲：「啦啦啦」的漸近）

沈 喂，小徐來啦，我們不要講啦。

許 怕他麼，哼！

沈 怕是不怕他，不過終好像有點……

徐 （酒氣滔滔，像跳加官似的跳進來）啦——啦——

沈 小徐，留蘭香呢？

徐 （像沒聽見在沈的肩上拍了一下）啊……老沈，今天我真痛快……真痛快，那一天也

沒有比今天痛快……

沈 痛快什麼？（聞着他的酒味）啊呀！一股酒味兒。

徐（呼吸侷促的）剛才我出去……走到××路口……碰着了一位多年不見的同學……他……一定要請我上館子吃點心去……後來……就在那邊與興隆館……吃了一盆白斬雞……一盆蝦米炒蛋……還有一只炒三鮮……二個人吃了四兩燒酒……我還吃了一碗大肉麵，嘔……嘔，（嘔心打起來了）吃得實在吃不下啦，嘔……

沈 誰高興聽這些話！叫你買的留蘭香呢？

徐 留蘭香……（在袋內摸索着）怎麼……怎麼的，喔！我忘了，沒有買，真對不起，嘔……

史（陰沉地）當心你肚子裏的東西。

沈 你簡直是個糊塗虫！好啦，把錢還給我！

徐 錢？嘔……（又在袋裏摸索了一回，終於摸不出什麼，忽然假癡假呆的）啊呀！真對不起你，錢，錢給我買……生梨吃掉了，還爲我喝酒喝得太多，嘴里渴極了，才買生梨吃的，咳，真對不起你，我怎麼會這樣糊塗的呢，咳，簡直是糊塗蟲，糊塗蟲，嘔……嘔——

(真的嘔了,連忙跑到痰盂邊去吐)嘔,嘔——

沈 (哭笑不得的)咳,你這個傢伙!饞蟲,饞蟲!

史 (陰笑着)哼!哼!

許 (愈看愈生氣)噉——噉——噉。

沈 (忽然裝作正色地)小徐!你要知道,用這種手段對付自己的同志,是不應該的,不道德的,像這是小事情,還算不了什麼,要是有人託付你大的事情,你也來這麼一套,那不完了嗎?以後還有誰信任你?

徐 對不起,對不起。

沈 就是我,從今天起,也不信任你啦。(恨恨的坐下)

(徐嘔完,用毛巾在抹着嘴,史拉拉許的衣角,指指室內的紊亂,用意是暗示許快叫徐做工作)

許 (會意)喂!徐先生,庶務主任,你還想做事嗎?早上我已經替你拖過地板啦!現在辦

公室內也替你收拾好一大半啦!你自己想想,天天不做事,老是在外面跑來跑去的,

算什麼道理？

徐 謝謝你。辦公室我馬上就收拾。（抹好嘴，收拾辦公室）

許 我常常這樣幫你的忙，請你不要客氣當福氣！（入另一室）

史 （低聲）哼！屋子裏再不收拾，快要變成豬窩啦。

徐 （恰聽見）小史，你這算什麼話？我不是收拾了嗎？

史 要再不做你的份內事，我看你簡直沒有當教師的資格！

徐 你不要出口傷人！意氣用事！我不接受！

史 我這是意氣用事嗎？什麼叫做「意氣用事」？

徐 你當然是意氣用事嘍，老實說，我這個人就是吃軟不吃硬，你好好的批判我，我接受的，你用這種態度對付我，我不接受！

史 那你預備怎麼樣？

徐 你預備怎麼樣？

沈 好啦，大家全是同志，何必這樣呢，你們知道的，我是有神經衰弱症的，你們一鬧，我就頭痛，現在，咳！我的頭又痛啦！

（果然，大家不預備怎麼樣，史是恨恨地做起自己的工作來，徐即繼續收拾，沈也開始寫信了，半嚮。）

徐 老沈，有香烟嗎？

沈 早就抽完了，沒有！

徐 沒有？

沈 沒有！

徐 （失望地，忽着見沈在寫信，發覺他的祕密，存心搗蛋地）你在寫信嗎？

沈 是的！

徐 寫給誰的？

沈 一個朋，朋友的！

徐 男朋友？女朋友？

沈 男……朋友。

徐 哈哈，不是的，一定是寫給小鶯兒的，寫給小鶯兒的……（上前奉信）情書公開，公開！

沈 （急藏入袋）人家的私信，憑什麼理由公開？不能，不能……

徐 非公開不可，公開……

沈 （冒起火）喂，喂，老徐別纏不清好嗎？不然我可要……這無論如何不能公開！

徐 不能公開也好，那末給我一支香烟。

沈 好好，就給你一支。（給他）去你的吧，滾，滾，滾！

徐 （像獲得勝利的大笑，燃火抽煙後又向沈打趣）老實說吧，上次你寫給小鶯兒那封信的底稿，你不是放在抽屜裏的嗎？早就給我偷看過啦，上面寫着什麼呢——「鶯兒妹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，夢着我和你在靜靜的夜之海濱，上弦月嬌羞地躲在椰子

樹的後面，那時候呵！我們倆，我們倆……」哈哈……

沈（難爲情的）滾你媽的蛋！你要知道偷看人家私信，是件不道德的事。

徐哈哈……

（阿蘇來了，十足小官僚型的）

蘇小徐，笑什麼？怎麼不做工作？（目光在全室迂迴了一回，正經地脫了外衣）

徐沒……有笑什麼，我的工作快要做完了。（還是暗好笑）

沈阿蘇，你上那兒去的？

蘇（鬆了口氣）今天真把我累壞了，上午到××路西區各小學聯合會去登記的，倒霉！等了半天，才碰着負責人，登記手續，只要我明天再去一次大概就可沒問題了。後來又到各處去拜訪了幾位教育家，××先生，××先生，××先生，這個，當然是一種不得用的手段，哈哈……後來我又去看孟先生，想跟他談談，他不在，就到四馬路各書店去採辦教科書，可是沒有適用的教科書——

史（突然的）阿蘇，現在大家全在這兒，我提議馬上召開會議！
蘇 爲什麼要現在開呢？

史 爲了要改進今後的工作呀！

蘇 我不贊成！你知道今天我多辛苦？

史 我不知道！我只知道要改進工作就需要開會！

蘇 你……

（蘇的話還沒講出，許已從裏面出來，手裏拿着什麼，忿怒地）

許 這是誰丟的？花生壳和一雙臭襪子，是誰丟在圖書館裏的？我好容易把圖書館收拾得乾乾淨淨，你們……

徐 哦，這雙破襪子是我的，我不要了，對不起。

許 不要了，就丟在裏面算了嗎？別忘記你是庶務主任！真是豈有此理！——花生壳呢？
沈 對不起，花生壳是我丟的，我一時不留意。

許 要是下次再有這類事情發生，我可不容氣啦。（把種子，亮丟向紙籠裏）

蘇 以後無論什麼事情，大家都要當心些。

史 老許，你贊成嗎？召開會議。

許 贊成！

史 （向沈徐）你們呢？

徐 開也好，不開也好，我反正沒有意見。

沈 我隨便。

史 阿蘇，現在贊成開會的，可以說已經超過半數了，你怎麼樣？

蘇 （猶豫一回）好，開好啦，開！

（大家騷動了一下，態度略轉嚴肅，開會）

沈 我提議採取談話會的方式，不用主席。

蘇 好的，各位有意見，儘管提出好啦。

史 我提議，我們後天就要開學的，爲什麼教科書還沒採辦好？

蘇 這……我那天不在採辦呢，可是沒有適用的呀！

史 各書店的教科書多得，難道在你的眼光裏，一種都不適用嗎？

蘇 嗨——話不能那麼說！商務出版的，我嫌他定價太貴，中華的呢，又嫌他內容不豐富，

開明的比較好，可是已經賣完了，北新的呢。——

史 都不適用，不採辦，後天叫學生拿什麼上課呢？

蘇 你們放心好啦，我明天一定把它採辦妥當，沒有問題的。

史（對衆）好，大家都聽見的，他明天把教科書採辦妥當。——現在我再提議……

許 小史，讓我先提一個好嗎？（史允諾，許提議）無論什麼學校，都有圖書館的設備，何況

我們是個大衆補習的學校，更有設立的必要，可是，事實，在眼前，我們的圖書館，除了

一部青年文庫之外，其餘還有什麼書……

蘇（不屑地）這……問題最容易解決啦，我們的確沒錢買書，大家只要在可能範圍

內，儘量向親戚朋友文化團體努力去募捐就是啦。

許 要說到就做到才對呀！空談理論有什麼用？

蘇 這當然囉。（向衆）請大家在親戚朋友團體方面多多捐募書籍，以充實我們的圖書館——現在誰還有提案沒有有的快提！

許 我還要提出一點，這點很重要，有關我們今後整個學校的前途，就是——（嚴重地）我們的精神太……

（敲門聲）

徐 誰呀？

聲 是我，秦碗華。

蘇 啊……不好啦，秦碗華來啦！各位，秦碗華雖然是我們的女同志，但現在這種開會的情形，如果給她看到，一定會引起她惡劣的印象的，各位，爲了我們不願把弱點給人知道，希望各位馬上各自工作起來，等她去了，再繼續開會。

(因爲來的是女朋友，這時大家很聽蘇的話，立刻又慌張，又興奮的各自做起工作來)
(蘇開門，秦上，大家熱烈地招呼過)

秦 (抱怨的) 打了半天門，爲什麼老是不開？

蘇 因爲工作緊張呀，哈……

徐 緊張得連開門的工夫都沒有，哈……

秦 呵！你們這種苦幹的精神，我真欽佩極了！

徐 爲了大衆教育，我們應當苦幹！

秦 看你們這樣進步，我只覺得自己慚愧。

沈 那裏話，還要請秦小姐多多指教呢！

蘇 秦小姐從那兒來？

喔，我和幾位女朋友從××公園裏出來，她們事前約定的，又到五福棉織廠參觀去啦，我本來也想去的，因爲有點頭痛，所以沒跟去想回家的，走到××路東，忽然想起

你們的學校，就在這裏附近，才來看看你們的。

蘇 有便請你的女朋友，到這兒來參觀參觀。

秦 好的。現在學校行政，進行得怎麼樣啦？

蘇 嗯——可以說萌芽時期早就過去啦，現在已經到了開花生葉的時期啦，一切工作都很順利，什麼都走上了軌道，念書的課桌，是採用現代最新式的掛圖，標本，也辦得不少——

秦 圖書館有嗎？

蘇 有，現在連外界捐到的，自己買來的，一共有一千多本書籍，我因為爲了學生隨時有增進知識的機會，所以光是通俗的書籍，就採辦了十五種啦。說起圖書館，我還用的是科學管理法呢！裝了一部流動裝書的小機器，它可以來來去去……

秦 真的嗎？圖書館在那裏，我要去看看，

（這時史許向蘇在瞪着眼，徐沈在暗笑）

蘇、（有些慌）不過……這機器還沒有裝好。

秦 還沒有裝好？那太使人掃興了。（流覽地看各人做工作）我還以為是已經裝好了的。

蘇 請秦小姐原諒，裝好了一定請你賞光。（勉強笑着）

秦 （看看沉悶了很久的許史發生疑問）怎麼不見你們兩位講話？

史 因為我有點……牙齒痛。

秦 （對許）你呢？

沈 （開玩笑的）大概老許和我一樣吧，有點頭痛。

秦 （對沈）那你怎麼也不大講話？

沈 哦，我不大講話的原因，你總知道的吧？因為——

徐 （搶接着說）神經衰弱，精神不夠，對不對？（秦蘇大笑）

沈 唉！真的，我的身體太不健康了！

蘇 嚶，老沈的身體的確太差了！

秦 多修養，多運動，身體自然會好起來的。

徐 用不着，只要小鶯兒有信給他，他的精神就會好啦。

沈 狗嘴裏生不出象牙來，去你的混蛋！

秦 （笑着，略頓着鏡）哦，時候不早啦，我要回去啦，各位再會。

衆 去啦？再會，再會。

蘇 （送她到門口）有便請和女朋友來參觀參觀。

秦 好的。（下）

史 （立即）我們繼續開會！

（大家重又騷亂一下，開會）

蘇 剛才誰提議的？

許 是我，我以為我們做事的精神太不集中，流動性太大，以後必須加以改進。

徐 我有點聲明，我知道自己的學識很淺薄，工作能力也不夠，流動性也很大，常常跑出

去，不過我希望大家善意指導我，批判我，我總是接受的。

許 小徐，請你不要誤會，我提出這個問題，並不是故意指摘某一個人，是向大家講的話。

徐 (意氣的地) 我不誤會，決不誤會！

蘇 老許，這個問題既然是你提出的，你有沒有具體辦法？

許 我要提出的辦法是——我們的生活絕對要紀律化！

史 我贊成。

蘇 這，這我不同意，要知道我們辦的是學校，並不是軍隊，生活絕對紀律化，我不能同意，

我們只要努力的各人做各人的工作就是啦。

史 阿蘇的話，我不贊成！

許 我也不贊成！

徐 我贊成的，因為實行了生活絕對紀律化，像老沈本來就很衰弱的身體，一定會更衰

弱下去，大家要顯憐顧憐他。

沈 嚶，恐怕我身體受不了，會病倒，這一點請大家注意。

蘇 好啦，不必爭論，現在小徐老沈和我三個人都不贊成，少數服從多數，請老許收回這個提議。

許 不，不……

史 老許，爲了少數服從多數，你就忍痛收回吧。（接向蘇） 嗯，蘇先生——

蘇 大家是同志！一向阿蘇老蘇稱呼慣的，現在用不着叫蘇先生！有問題儘管提！

史 喔，喔，我稱呼錯了，應該稱呼阿蘇，阿蘇。 嗯，阿蘇先生，喔，我又稱呼錯了，阿蘇，是阿蘇。 嗯，

阿蘇，（地正經） 一個學校的校長，他的責任，是多麼重大？尤其是我們這個剛開辦的學校，一個校長的責任，更顯得萬倍重大，那末敢向阿蘇，你身爲校長，爲什麼四號到七號這整整的四天，不到學校來辦公？

蘇 （急辯） 那……這四天並不是我故意不來的，我……是在各處奔走接洽事情的，並且還有一部分時間我是在家裏……計劃教育大綱的，所以四天沒有來，不過我

沒有關照你們吧了，你……你不應該……

史 那末你計劃的教育大綱呢？（伸手問他要）

蘇 在家裏！因為避免獨裁起見，我不願意買買然的拿來實行！

史 別欺騙我們了吧，哼！

蘇 胡說！我幾時欺騙過你？幾時我姓蘇的對任何人都肯欺騙的。

許 剛才你還在欺騙着同志呢！

蘇 欺騙誰？誰你說！

許 欺騙秦小姐！

蘇 秦小姐……

沈 大家態度溫和一點好吧？咳！我的頭又痛啦！

徐 對，用不着意氣用事。

許 （針對着蘇） 你對秦小姐說：「我們有現代最新式的課桌，有很多標本掛圖。」這

些東西呢？在那兒？是不是你欺騙同志！

史（也向蘇）還有圖書館一千多本書呢？科學管理法的機器呢？

蘇（窘慌，音調短促）這個……我是爲了學校要給予人家好的印象，才這……樣說的，並且，這……許多設備，我是想儘我最大的力量把它辦起來的，因爲客，客觀的環境不……允許，才……停頓下來的，今天你們倆這樣侮辱我，我忍受不了！忍受不了！

許誰也不願受誰的侮辱！不過做工作要實事求是才對。

蘇難道我不實事求是嗎？難道我工作上有缺點嗎？

史哼！自私自誇，獨斷獨行，這是你最大的缺點！

蘇你……你胡說！放屁！放屁！

史放你的屁！

蘇他媽的！（一疊書籍擲過去，史回擊的是一只墨水瓶，擊中蘇身，墨水全溢出，許也攔攔袖子，預

備助史打蘇沈徐上前解勸時，蘇也抓起一只墨水瓶擲向史，史急避，瓶擊中剛進來的孟先生）

孟 喔唷唷……什麼事呀？

徐 (如得救星的) 好啦，好啦，孟先生來啦。

蘇 (摸着負了傷有墨水的手臂) 好好，好好，請孟先生評評理，評評理，孟先生，(示臂) 你看，這是給小史打的……

史 是你先動手的！(指地上狼籍的書) 這不是你先擲我的嗎？

許 是的，是阿蘇先動手的！

孟 爲了什麼事吵架的呢？

沈 咳！還不是爲了大家意氣用事看！(示手) 我勸勸架，濺了一手藍墨水。

徐 是這樣的，孟先生，小史因爲要改進工作，主張開會，經過多數同意，就開會了，起初開會的情緒倒還好，後來有人就不免意氣用事——

史 小徐，請你講話注意一點！你是指點誰意氣用事？

徐 (怕事似的) 喔，喔，我講錯了，講錯了，不講了。

史 孟先生，開始開會，我是向阿蘇提出一個問題，「後天就要開學的，爲什麼教科書到

今天還沒採辦好？」可是阿蘇他說——

孟 (驚) 教科書還沒採辦好？…… (向蘇) 阿蘇，你怎麼辦事的？

蘇 (急辯白) 孟先生，關於教科書的事，實在因爲各書店出版的，有的定價太貴，有的太沒有內容……所以是遲遲耽擱下來，到今天還沒採辦好，不過，剛才在會議上我已經說過，明天我一定把它採辦妥當。

孟 光明書店出版的大衆讀本不是很好的嗎？而且定價也很便宜。

蘇 我……不知道，孟先生。

孟 等一等我馬上和你去採辦，咳，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許 孟先生，今天衝突的焦點，是爲了阿蘇欺騙同志，剛才秦小姐來玩，他對秦小姐說：「我們有最新式的課桌呀！有掛圖標本呀！圖書館有一千多本書籍呀！」什麼什麼的——

史 最可惡的，他還說圖書館裝了一部機器，可以裝了書來來去去，實行他媽的什麼科學管理法！

蘇 你……說我自大自誇，獨斷獨行，你才可惡！

孟 啊……我不願聽啦！我要走啦！（欲走，大家立即停止爭辯，孟重又立定，銳利的眼光，向每個人臉上掃射了一下，衆穆靜，半響，孟殿止地）在這個孤島似的環境裏，爲了苦悶，爲了不願死沉沉的活下去，爲了要對得起自己，對得起大家，我們是建立起這個學校了。雖然我不是這學校的負責人，但我爲了這個學校，也盡過一部份力量的，我愛護這個學校，像母親，甚至於像祖國。因爲這不是一個教死書讀死書的學校，是一個配合時代，應用活的教育的一個學校，可是，現在你們把它辦得這樣糟糕，太使我傷心了！

蘇 孟先生，我跟你一樣希望把這學校辦好的，我是最熱心的。

史 難道我們不希望把學校辦好嗎？

許 難道我們不熱心嗎？

孟 我並不是說你們不熱心，不想把這學校辦好，但是，正因為你們太熱心了，大家儘管不滿意現實，而又不趕緊抓住現實，於是有的就發生煩惱了，進一步又因為大家不能互相諒解，於是鬧意見了，傾軋了。

史 我並不是跟阿蘇鬧意見，我是因為他對於學校，太不負責任了，所以……

孟（阻止）我知道，你聽我說，你們每個人的個性，我也批判過好幾次，同時我也了解你們的個性，像你小史和老許，同志之間，誰都知道是兩個神經質而又忠於工作者，而快伴，但光是忠於自己本位的工作，而不與其他有關係的工作者，取得密切的連繫，這還是不夠的。必須基於諒解的基礎上，互相指導互相督促的工作，各人負起各人的責任來。

（評史漸漸低頭，倔強的態度像平和了些）

徐 孟先生這話對極了。

孟 至於小徐你呢，你太不行了，你應該少流動，有流動的時間爲什麼不利用它多看些

書，訓練自己，充實自己，培養工作的能力呢，再說我們做工作，還得要有充分的計劃，一貫的系統，決不能高興了就做做，不高興就不做。

徐（誠懇地）是的，孟先生，我接受。

孟（向沈！）你呢，神經衰弱是事實，但你的懶惰，倚賴這兩種劣根性的表現，卻也不能完全抹殺的，我們做工作，應該要主動的做，不要被動的做，這一點，請注意！

沈（難為情的）是，是，孟先生，我要慢慢的改過。

孟還有，做一個領袖，他的見解，應處處為大眾着想，他的人格，應處處做大眾的模範，才能得到大眾的愛護和敬仰，要是一味的獨斷獨行，不顧大眾的意旨，那末結果，一個領袖，必趨滅亡的道路，歐洲那兩個獨裁領袖統治的國家，至今遭到國內勞苦大眾和被壓迫民族一致的反抗，便是最明顯的鐵證，阿蘇，你的行為，雖然不致於是個獨裁者，但據我的觀察，你有些地方，不大肯接受別人的意見是事實，阿蘇，你認為我的話對不對？

蘇 對孟先生的話很對，我以後，一定依照你的話做事。

孟 這樣就好啦，現在我以至誠至懇的心，希望各位，從今天起，能互相諒解，虛心學習，多執行自我批判，精誠合作。一個國家，尙且在敵人進迫的時候，各黨各派各階層聯合了起來，在發動神聖的抗戰。何況我們一個小小的學校呢？難道就不能聯合起來嗎？雖然我們現在像是在走一條黑暗的泥路，或許這條泥路還有着惡狼想吃我們，但只要我們耐心的走着，勇敢的走着，遇着惡狼就跟牠拼命，那末，走到泥路的盡頭處，也就是我們能看到青的天白的太陽，呼吸到新鮮自由空氣的時候了！

（突然秦女士的聲音，發自門外）

秦聲：請你們等一等，我去通知一聲。

另外許多女聲：好的。

請你快一點。

要馬上接洽好呀。

徐 啊呀！秦小姐又來啦！他帶了女朋友來參觀啦！那，那怎麼好呢……（衆驚慌）

秦 （還沒踏進門，就高興的喊道）蘇先生，徐先生，許先生……我們來參觀啦！來參觀啦！

（一進門，見狀，呆了呆，奇怪地）噢——（瞥見孟）孟先生，你也在這裏嗎？

孟 是的，秦小姐，你怎麼會來的？

秦 剛才我已經來過一次啦！蘇先生約我有便帶女朋友來這裏參觀的，我回家的時候，在半路上恰巧碰着幾位女朋友，她們本來也是從五福棉織廠參觀回來的，我一時高興，就馬上帶她們到這裏來參觀，可是現在……（向四面看看後，疑惑地）孟先生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我剛才第一次來，還看見他們好好的在做工作的。

孟 嗯……（忽轉向衆）各位同志，現在拿什麼可取的給人家參觀呢？——秦小姐，對不起你，剛才你來玩，蘇同志他們，對你所講的種種設備，離開事實還很遠，甚至完全離開事實，所以有勞你們空跑一趟了，你看，他們剛才還在吵架的呢。

秦 （一切都明白了，作急地責問蘇）啊呀！蘇先生，你欺騙我，倒不要緊，可是我外面七八

位女朋友，也受了你的欺騙啦！你太對不起朋友啦，一個青年，不應該有這種行爲！

應該這麼做……

女聲：（門外）蜜絲秦！快些呀！

時候不早啦！

快些呀……

秦 你們聽，她們在催我啦？我怎麼辦呢……啊呀！我的天！怎麼辦呢！我，我要你們替我圓滿的解決！

孟 各位親愛的同志！事情已到這般地步了，我們應以什麼樣的表示，向秦小姐，和她的在門外的女朋友，致最敬的抱歉禮？

史 （吞吐吐）我願意向秦小姐，向秦小姐……

許 阿蘇，我們現在願意向秦小姐……你打算怎麼樣？

蘇 （也吞吐吐）我，我願意向秦小姐和她的女朋友，全體一鞠躬。

秦 我，我不稀希這個！

孟 對了，形式上的道歉，並沒有什麼意義，我以為你們真正的，最敬的道歉禮，該是今後應有工作的表現！

秦 對，這樣做才對得起我的女朋友，對得起你們自己，對得起大家！

徐 (猛然作大聲) 教訓，教訓！這是血的教訓！從今以後我要下最大的決心，不再吊兒浪蕩了！(立刻做起雜務的工作來)

沈 (接着) 我，我要振作精神！奮發有為！(立刻，打算盤，查簿子，算賬)

孟 (快活的笑了) 哈哈……

(門外又是一陣催促秦的聲音)

秦 唉！真要命，她們又在催我啦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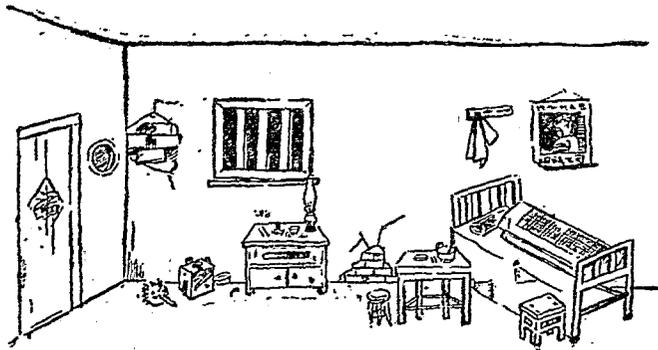
孟 秦小姐，你別慌，現在我和你向你的女朋友解釋去，就坦白的告訴她們是怎麼一回事，請她們多多原諒，就說今後叫他們以工作的表現來答謝她們。(接向蘇許史)阿

蘇小史，老許，從今以後，究竟你們有沒有團結合作的精神，希望馬上給我們一個證明！

（證明是——蘇許史兩方面，都勇敢地熱烈地相互握起手來，握得緊緊地）
（更快活的） 都是勇敢的青年！哈哈！秦小姐，我們解釋去吧！

——幕——

婚 離



離 婚

演出說明

這個故事，是平淡無奇的。但即使是平淡無奇。我也希望導演者能使觀眾理解其中所含着的——在目前最現實的主題——「某種惡勢力伸張起來。就出現了賭場……那個地方簡直就像個吃人的老虎坑，是千萬去不得的……」

蘇益林，這種動搖徬徨的人物，在全劇發展中，無疑的，佔着最重要的地位。因之，導演者就得細心地調度這人物在每一場中所應有的各殊的表演。

空中發音，是雲珠神經錯亂所引起的幻想。但從某方面說，也可認為這是「向上」的觀念與「墮落」的信念搏鬥時佔着優勢的反映。這種覺醒是啓示並引導雲珠步入光明的前途的。希望出演在舞台上的這一場時，能有力地表達出。

臨末我再至誠希望，上演時劇中種種技術配備如「無綫電播唱」、「教堂打鐘聲」、「工廠汽笛聲」、「外面光線一暗再暗」、「風聲」等。儘能力所及，能不把它省略去爲是。

人：

男——名蘇益林，約卅歲。

女——名雲珠，廿四五歲。

舅——蘇之舅父。

房東太太。

黃昏時分。

地：時：

是一間光線黑暗，地氣潮溼的小屋子，「即上海人所謂「灶披間」，這里有一只板舖的床，一只失去了平直線的舊方桌，一二只長櫈和圓櫈，此外屋子四週，雖還有

些應用的物具，但儘是些破爛的東西。

幕：

未開時，鄰家無線電在播着歌曲，

幕開，歌曲聲剛停止。

窗外光線呈淡青色。

外面吹過陣陣寒風。

蘇益林痛苦萬般的在來回躑躅，就像有千斤重事不能就立刻解決似的，在他一旁坐着的舅父，却不時報以冷眼。同時，又很像很關心他。看模樣，他倆似乎已講過很多話了。

舅 (陰厲地) 益林，我講了這許多話，你答應嗎？

男 (即蘇益林他哀求地) 舅舅，這——

舅 (更陰厲) 你答應嗎？

男 (支吾) 讓……讓我再……再考，考慮一下。

舅 (嘿！嘿！考慮，還有什麼考慮的；我早就知道你沒有誠意。

(要挾地起立) 我要走了。

男 (急拉) 舅舅，你等一等走！

舅 那末你是答應了?

男 不,我還沒有。不過舅舅,你……不能再給我五分鐘的考慮?

舅 這——(想了想) 這不成!

男 那末三分鐘?

舅 三分鐘?

男 是的,三分鐘。

舅 考慮了還是不答應呢?

男 那;那……(慘呼) 呵……就隨你怎麼辦吧。

舅 (躊躇一下) 也好。(重複坐) 就給你最後一個機會。(出一錶,放桌上,隨手取桌上

信折閱)

男 (悲痛地) 啊!我以前簡直不是人!簡直是一個沒有靈魂沒有心肝的人!我,我不是好好的在印刷所里做事的嗎?我爲什麼要到西邊去賭錢呢?賭錢,賭錢!就這末半年,

把，把所有的積蓄都輸得精光，還把身體弄……弄糟了，還，還因此停掉了生意，我怎麼會荒唐到這般田地的呢？我……啊！

舅 （冷冷的） 這應該問你自己呀！

男 唉！張總生，欠他，欠他五百五十塊錢，三和洋行的印度人一千三，還，還有朱貴民六十塊錢，還有——

舅 （指手里信，快接） 嗯，還有通成銀公司上法院告你的三百塊錢！（砰然把信敬桌上）

男 啊！我恨！

舅 你恨，恨誰？

男 我，我恨我自己！

舅 是嗎？（狡猾地） 但是我却不恨你。

男 不恨我？

舅 嗯，不恨你。（厲聲） 恨她！

男 恨她？

舅 嗯，恨透了！

男 （急急的）舅，我再要求你，你決不能因為從前的事就恨她，請寬恕她從前對你那種幼稚的舉動；不過，我始終認為，她從前那種舉動，是出於正義的，熱情的，決不是跟舅舅有什麼仇恨，我肯定，我能這樣的肯定。

舅 （佯作不介意）得啦，我那兒跟她計較三年前的事。不過三年前的那件事，我的確吃了她很大的虧。哼！女學生，算是前進的女學生，組織什麼團體，檢查我的店，把我苦心經營的裕泰豐，搗蛋得一乾二淨，弄得我當時無顏見人。（急改口）噯，不過益林，你不要誤會，我並不是爲了這事才恨她的，我的所以恨他，是剛才已經跟你講過的。

男 剛才跟我講過的？「她不會管理家庭？」「她害了我？」那……不對的。

舅 （搓桌）爲什麼不對？（看錶，稍歇，長輩的口吻）益林，我要問你一句話。

男 什麼話？

男 我是你的誰？

男 是……是我的舅舅，是……是我唯一的長輩。

男 哦，你還承認我是你的舅舅，那末你是我的外甥？

男 是……你的外甥。

男 可不是嗎？天下那兒有長輩錯待小輩的事呢，當然也決不會有舅舅錯待外甥的事，

那末做小輩的自然應該聽長輩的話，做外甥的自然也應該聽舅舅的話。

男 舅舅，你的話是對的，可是，我不能離開她，不能離開她，我怎能忍心的離開她呢！呵，還有一個可愛的孩子！

男 這先決問題你不能答應，那末要我替你還債——這件事根本就辦不到！

男（急）這，這怎麼辦呢？死路一條，死路一條！

男 活路未始沒有呀！

男 未始沒有？

舅 你答應了我，不是走了活路嗎？

男 這……怎麼能答應呢，啊！我的天！我的心亂極了！就像火燒似的難過！

舅 這是你自尋煩惱！（看錶）哦，益林，我告訴你，二分鐘已經過去了，現在還有——最後一分鐘！

男 （失聲）最後一分鐘？啊！（自問自）啊！益林，你走那一條路，到底走那一條路？

舅 自然是走活路嘍。

男 （脣齒顫地）活……路？走活路？

舅 嗯，走活路，做舅舅的是不會把嫡親的外甥引到死路上去的。

男 （徬徨地）啊……這……這……

男 益林，你現在可要把腦袋清醒一下呀！還有一分鐘，一分鐘是很快的時間。（稍歇得意自語）嚶，這兩年來憑着我再三的努力，終算恢復了從前的裕泰豐。老實說，現在

我跟三年前是一樣的有錢了，或許錢比三年前還多一點呢，嗯，我還想擴充幾個分店呢，嗯，我還等着她再來第二次檢查我的店——

男 舅舅，你這話——

男 有錯嗎！

男 並不是。（決然）不過舅舅，我可以對天發誓，她現在對你一點沒有惡感。

男 我不要聽你這些話！（接着，又看看錶，嚴重地）時候馬上快要到了，益林，你怎麼樣？

男 （莫知所措）啊！這……這……

男 （進逼）你怎麼樣？

男 舅舅，我就……答——啊！我不能……

男 （更進逼）到底怎麼樣？

男 我，我就……（痛不欲生）啊！答應你！

男 （不信地）你答應了？

男 我答……答應了。

男 可是真的？

男 真……的。

男 嗯，倒底是個可教的孩子，哈哈！（起立）好吧，那末錢我替你想法子去。嗯，絕對沒有問題，你放心好了。

男 （喪氣地）哦，哦！

男 我走了。（剛走，忽想到某件事，又回身，）這幾天我要到一個地方去，嗯，那個地方，對於我個人的前途，很有關係，我還想等你把債務清償了，帶你一塊兒去，給你做一個很重要的職務。

男 真的嗎？

男 做舅舅的還會騙外甥嗎？益林，你要明白，我是無時無刻不在爲你打算，替你謀出路。多謝舅舅。可是舅舅，那是個什麼職業？

舅

（略猶豫）這個你慢慢的自然會知道的，我要走了。（整整衣服）嗯，這樣吧，等會兒我有電話來，你就上我店裏來拿錢。我走了。

男

哦，哦。

（他送舅父下，重又退回）

（鄰家無線電又起，曲音淒涼，悲愴）

男

（長噓一口氣）唉！（自怨自語）什麼都不怪，祇怪我以前不應該那麼荒唐，荒唐！弄得現在這付狼狽的樣子。（稍歇，自慰的）終算現在舅舅肯出面，替我料理這筆債務，（忽然）噯，可是舅舅提出這樣的條件，手段太兇狠了，他舅舅，一定是記起從前跟她結下的那一件仇恨了。（又矛盾）這……我怎能貿然的答應舅舅的條件呢？……她離開呢？離開她跟一個孩子呢？我太忍心了。（起堅決）我不能，不能那麼做，我不能離開她，我如果那麼做，那我簡直就不是人，是禽獸！（稍歇，動搖心又泛起）可是，我不那麼做，又怎麼辦呢？誰來替我料理這筆欠債呢？（雙手掩面）啊！

我不願再見那般凶狠的討債人，他們簡直像瘟神，瘟神！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似的。

（稍歇）我要，要衝破這個難關！那末……那末我惟有倚靠我唯一的舅舅，惟有舅舅才是我的救星。舅舅不過是提出要我跟她分離的條件，這條件……好像並不苛刻！這，這對我個人好像是十分有利的。何況舅舅剛才臨走時還對我說「可以介紹我一個很重要的職務」是……（現着不自然的笑）是重要的職務，這不是我的出頭日子嗎？（凝神思索一會，終於下了個狠心）好吧，我顧不得什麼了，我就照舅舅的話去做！跟她分離。（忽然）哦，孩子，這……可愛的孩子！怎麼辦呢？（猛然擊桌）算了！就讓她帶去，愛，對了，讓……她帶去。

（他狠心一決，恣態立刻就變成像一個殺人不泛眼的惡漢，踱起方步來）

（她——雲珠回來了，神色凄愴，但又很溫和，手裏還抱着個睡着的孩子）

女

（即雲珠，她親熱地喊了聲）益林，

（他一見她回來，身手立刻有些顫抖，剛才的一股狠勁，立刻就消失了，這時他本能而又勉強地

（回應她）

男 雲珠，是你回……回來了。孩子，睡着了？

女 睡着了。（輕輕吻孩子的額，再輕輕放到床上，讓他安睡好）好容易向我媽借到了十塊

錢。（平淡的把錢放桌上）媽，也是向人家借來的呢。

男 哦，哦。可是這一點錢能濟什麼事呢！

女 我也是這麼想呀。不過事已如此，你亦不必耽憂，終得慢慢的想法子。（她講到這裏，就

習慣地拿出針線，做起女紅來）

（他這時的心里，千頭萬緒的，就像一把亂髮。忽然，一般狠勁又掠上他的心頭，他毅然地向她）

男 雲珠，我要，要——（立刻，他的內心像給一塊巨石一擊似的，一沉，狠勁消失，沒敢向下講）

女 要什麼？

男 （慘笑） 噢，沒有什麼。我，我要……（恐慌極）要看看孩子。（說着，蹣跚地向床那邊

走去）

女 咦（感到他的舉止奇怪）孩子不是睡着了嗎？

男 （急搶塞地）是的，孩子是……是睡着了，我怕他受涼，替他把被子蓋蓋好。（假意把被褥替孩子蓋蓋好）

女 輕一點兒，別把他驚醒了。

男 噢，噢。（蓋好，自己頹唐地坐上床沿）唉！

（她隨着他嘆氣的聲音，本能地望了望他，少頃，泛起笑容對他）

女 益林，你默坐着幹什麼？

男 我沒有什麼。

女 我們談談好嗎？

男 （灰色地）有什麼可談呢！

女 （溫柔地）什麼全可以談的呀。（稍歇）益林，我說你從此以後，終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一個人。

男 我想是這麼想的，可是終覺得，眼前像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什麼都完了！

女 這那裏話，益林，你年紀還輕着呢。

男 但是我的心已經老了，並且快要死了！

女 （懇切地）益林，你……我不希望你講這種傷心的話。

男 我那兒還講得出高興的話呢！

女 （像哄小孩子似的）你一定要高興才對，如果每一個人都不高興做人，那末國家社會，將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呢？益林，你說是不是？（稍歇）這幾個月來，你會上賭場去賭錢，賭得這個樣子，這固然是你自己的意志不堅決；但另一方面，却是我的錯，因為我沒有盡到一個妻子對一個丈夫所應盡的責任，從來沒好好的勸導過你，所以——我很對不起你。

男 （不安地急急回答）呵！雲珠，請你別這麼講，你……並沒有對不起我，倒是我對不起你，害得你跟孩子，跟着我受苦！

女 受苦？我們的確在受苦，從表面上看，這個苦好像的確是你所害的。但是，事實却沒有這樣簡單，我覺得我們的受苦，是有一個一定的根源的。這完全是因為，因為受了……譬如說吧，以前的西邊，本來是個好好的工廠區，但是後來爲了某種惡勢力伸張起來，就出現了賭場，因爲有了賭場你才去賭錢的，因爲你去賭錢，才輸掉了虧空了這麼多的錢，並且還停掉生意的，因此我們才這樣受苦的。所以我覺得，我們愈是受苦，我們的心亦愈見清楚！

男 （聽着有所感動）……

女 （忽然） 嗚，我告訴你一件事，剛才我乘十路公共汽車回來，在汽車上，我忽然看到兩個穿着汗衫短褲的年青男人，在垂頭喪氣的談着什麼，起初我很奇怪，我想這樣的天氣，說冷不冷，至少也得穿件夾衣服，爲什麼他們只穿着汗衫短褲呢？說他們是窮人吧，那末他們穿的明明是雪白的絲綢的汗衫短褲，並且頭髮也都是梳得光光的……

男 (失聲) 嘎,你不講下去,我就明白了。

女 (還以為他不了解) 你明白是什麼一會事呢?

男 他們全是上西邊賭場去賭錢的,輸掉了帶去的錢不算,還把身上所有的長衣服,錢戒子,都典質了輸光,才這樣乘汽車回來的。

女 對啦,你說得一點不錯,本來我那兒知道是這麼一會事呢,後來我細聽他們的談話,方才明白了。

男 這在現在的十路公共汽車裏,是件司空見慣的事,以前我有好幾次也是這樣乘汽車回來的,不過那時候,我不敢馬上回家吧了。

女 是嗎?(感嘆地) 唉!不知有幾多人的性命,葬送在這個賭窟裏呵!那個地方簡直就像個吃人的老虎坑了。只要我們摸摸自己的心,還有些熱的話,只要我們照照鏡子,還像是個人的話,那末,那個地方是千萬去不得的。(微笑,向他) 所以我說益林,你吃了這麼大的虧,以後決不會再去吧。

男 (像刺痛了心似的) 雲珠, 你千萬別說這些話, 我難過死了! 我那兒還會上那個地方

去呢? 去自投羅網呢? 我現在只是在籌劃着, 用什麼辦法才能償還人家那筆欠債呀!

女 (喜) 益林, 你有這樣的決心, 那真好極了, 俗語說「放下屠刀, 立地成佛。」你既然能夠及早回頭, 自然是來得及的事。

男 但是, 說來說去, 就是這筆欠債……

女 對了, 就是這筆欠債, 應該想什麼辦法去償還。嗚, 益林, 這幾天你跟舅舅

男 (聽到舅舅二字他像中了魔) 舅舅啊, 天哪! 我怕!

女 (詫異) 益林, 你怎麼啦! 我是問你這幾天跟舅舅商量得怎麼樣了。

男 (窘窘的語氣) 舅舅剛才還來過呢, 商……商量可……可有了點頭緒了……

女 (喜極) 有了點頭緒啦! 呵! 好舅舅!

男 ……不過他……他要…… (慘呼) 啊! 我不願講, 而且也不能講。

女 益林, 你……這是什麼意思?

男 因為我講出來，就會傷你的心！

女 會傷我的心？（皺眉，若有所思）

男 是的，會傷你的心，會傷透了你的心！

女 噢，是不是舅舅說我不會管理家庭，要我以後好好的——

男 他說是這麼說的，不過我知道他一定不是這個意思！

女 （又想了想） 噢，是不是舅舅說孩子太瘦弱了，要我好好的撫養他？

男 這，這也不是，不是，這……全沒有那樣簡單！

女 這可奇怪了，那到底要我怎麼樣呢？

男 唉！

女 益林，你……

（鄰家又發無線電聲，曲輕快，盪漾）

（他的神經系統經這曲聲一擊，心驟然一緊，就被吸引住，半響，他像感到有某種巨力在支配着

他，嘴里囁喃一會後，忽又堅決向她）

男 雲珠，我要——要——

女 （莫知所措） 益林，你又……

男 要跟你——跟你——

女 ……跟我怎……怎麼樣……

（曲聲戛然停止，他的心也隨之一鬆立，刻他自感慚羞地）

男 噫，雲珠，沒有什麼，我要跟你——談談，跟你談談。（起陣慘笑）

女 （驚駭） 我們不……不是在……在談着嗎？

男 （更慚羞地） 是的，我們是在談着，我，我昏了，我沒有什麼。

女 （極力鎮定自己） 益林，剛才我回來的時候，你就不知道在跟我說着什麼，說什麼「我要——」要什麼的，後來我問了你，你才慌忙的說，「我要看看孩子。」怕孩子受涼，還把被子替他蓋蓋好，現在你又是對着我，「我要——我要——我要跟你——

什麼的，我問了你，你又說是一我要跟你談談，」呵！益林，你到底是什麼意思？

男 (慌極) 叫，叫我怎麼說出口來呢！：

女 (理智地) 不，益林，你一定要說，是不是你要跟我怎麼樣？是不是舅舅叫我跟我怎麼樣？不是舅舅答應替你還債叫我跟我怎麼樣？益林，你快說，快說，我不傷心，你說了，我一定不傷心。

男 (突然) 你不傷心嗎？

女 我不傷心，我可以忍受，爲了你，甚至我就是犧牲了一些什麼，也沒有關係。

男 (驚且喜) 雲珠，你說的可是實話？

女 我從來也沒有欺騙過你呀！

男 這麼說，完全是實話？真的？

女 (肯定) 實話，真的。

男 那麼我……說了(臉色驟變，猙獰，恐怖，痛苦，堅決)雲珠我要跟你——離——婚！

女 (一怔) 什麼,益林,你說什麼?

男 我要跟你……離……婚!

女 (還不信地) 益林,你一定講錯什麼了吧,你再講一遍。

男 我沒有講錯,我要跟你……離……婚!

女 是真的要——

男 要跟你離婚!

女 你……憑什麼理由呢?……

男 理由我講不出理由,這是……(沒勇氣往下講)

女 益林,你變了,你變得太快了,幾年來我跟你過日子,我那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,但是

……你,你現在要跟我離婚……(伏桌痛哭)

男 (不忍地) 我早就知道你要傷心的,可是——(哀求地) 雲珠,你要諒解我,這不
是我的意思,這是——

女 (恍悟,哭着說) 我明白了,明白了,這一定是舅舅的意思,是舅舅的意思!

男 是呀,是舅舅的意思呀!

女 舅舅一定記起了三年前我做女學生時候,檢查他的店的事了。記起那件仇恨了,所以他才乘了這替你還債的機會,就要挾你跟我離婚是不是?

男 是呀,可是舅舅偏不承認這一點,他說他提出這個條件,是因為你不會管理家庭啦,開支浪費啦,他看不順眼,就叫你跟我離婚,我明明知道他這是騙人的話。

女 呵!舅舅他太狠心了!他……(拭淚) 其實那時候我檢查他的店,這完全是我們代表社會的一種正義的舉動,我本來也不過想使舅舅早些覺悟的意思,可是舅舅在那時候,仗了某種惡勢力,死也不肯接受,並且還大大的侮辱了我們一頓,這才引起了全體的公憤,才把他的陰私揭發了出來。可是他,舅舅現在對我,是下的這麼毒辣的手段!(哭)

男 是呀,他要替我還債,就下了這麼毒辣的手段,並且,他還說,要介紹我一個很好的職

業呢。

女 所以你就更要跟我離婚是不是？

男 可是這那兒是我本心所願意的呢！實在……唉！

女 （哭聲漸低，忽起凝思，隨即堅決對他）好吧，我就答應你，答應你跟你離婚！

男 你……答應了！

女 答應了，答應了！

（床上的孩子在睡夢里哭了幾聲）

（他一聽到孩子的哭聲，心里陡然想到了一種生死離別的痛苦與恐怖，就動搖地向她）

男 嗶，雲珠，我現在好像感到有千萬把尖刀，在刺着我的心，呵！我的心痛，雲珠，我不願意

跟你——

女 （疑問）不願意跟我離婚了？（一面過去拍着孩子）

男 是的，不願意跟你——（立即）嗶，不是的……（又起激烈矛盾，結果是這樣回答她）

嗟，雲珠，我們慢慢的再商量吧！

女（深深地考慮了一下）就隨你，我現在已經下了決心了。（鄭重地）爲了你的前途，我願意犧牲我自己。不過——孩子怎麼說？

男 孩子？這……

（勢利的房東太太出現在門口，她凶狠狠地對着他倆看一會後，才生硬硬的說）

房 灶披間先生，電話！

男（急急向她）雲珠，這一定是舅舅來的電話，他是叫我拿……拿錢去的……

女 那麼，益林，你預備怎麼樣？

男 我……我沒有勇氣去聽！

房 不去聽嗎？我去掛斷了。（欲走）

男（急忙）房東太太，我……我就去聽。雲珠，我沒有辦法了，我祇好去聽了（快步出去）

房（走進來，兩眼向她一掃）灶披間嫂！

女（陪着笑臉）房東太太真對不起你，今天本來可以付清的，可是因為……嘍，先

付給你八塊錢好嗎？（取桌上鈔票計數給房東）

房 這怎麼成呢！

女 就請房東太太給我一個面子吧。

房（接了計數）一共這點小數目，牽絲攀藤的。（藏好，頭頭是道的）咳，二房東真不是

人做的，明白一點的房客倒還好，碰到不明白的房客呀，真把人都氣死了！就說你（做着手勢）什麼地方可以賺錢呀，什麼地方可以賺錢呀！其實，我做這個二房東，灶

披間嫂嫂，你替我算算看，除了每個月付給大房東八十塊錢的房錢之外，還要什麼房捐啦，水電費啦，看門費啦，又要好幾十塊錢，再說近來水電費又漲了價，我那兒還能賺什麼錢呢？不貼錢已經算是好的啦！你看我真苦死了，每天只吃些清菜豆腐湯。是呀，二房東的確難做，不過三房客比二房東更加難做。

房 所以我說這種年頭呀，做二房東的，真是——

房 (後面房東的女兒在叫喊,「媽,快來呀!你快來呀!」)
 死了頭,什麼事呀,大驚小怪的!

(聲:「一碗蹄胖給阿花拖去了……」)

房 啊,怎麼啦?(急急出去) 一碗蹄胖給阿花拖去啦!這……斷命狗,斷命狗!瘟狗,瘟狗!

(他亦急急進來,在門口幾乎和房東太太撞個滿懷)

男 (進來) 雲珠,是……是舅舅打來的電話,他……他是叫我去拿錢的。

女 (悲傷地) 你……是不是去拿呢?

男 (話梗在喉嚨口的) 我……我想……去拿。

女 那末你是決定跟我離婚了?

男 (硬着頭皮) 決……決定……了。

女 (忍着悲傷) 好吧,一切問題,等你回來了再談吧!

男 好的……(忽存一種理想) 雲珠,我想出一個辦法了。

女 辦法？

男 我想等我在舅舅那裏把錢拿到手之後，表面上我就算跟你離了婚了，你就暫時帶了孩子回到娘家去，實際上呢，我們兩個人在暗底里還是維持着夫妻的關係，不過就別給舅舅知道好了，你看這辦法好不好？

女 這那兒是個好辦法。

男 那末你有什麼好辦法？

女 你既然要這麼做，根本就沒有什麼好辦法。

男 這，這怎麼辦呢！……唉！

（遠處工廠汽笛聲）

男 雲珠，五點半了，我要拿錢去了，什麼事，等等我回來再商量吧。

女 （皺眉半響，才吐出一個字）好！

男 我……我就去了。（至門口，忽又不忍的回頭看看她）雲珠，我，我去了。（下）

(她像失去知覺的目送他出去後，忽然放聲痛哭)

女 益林！……你就拋棄我了嗎？……多年來相互間的恩情，就全部都忘記了嗎？……你，

你太不負責任了！你……不應該聽從舅舅的話！不應該聽從舅舅的話……

(她過分的痛哭，神經系統起激烈的震盪和混亂，這時，就像有某種沉重的聲音，在她的耳際盤

旋起來)

聲——哭，哭能濟什麼事！

女 (昂首泣聽) 對了，我不應該哭，我應該想辦法，可是有什麼辦法可想呢？

聲——這可要由你自己決定！

女 那末，那末我就答應他，跟他暗底裏還是維持着夫妻的關係？

聲——這種沒有心肝的臭男子，還跟他維持什麼夫妻關係！

女 那末，我應該應該——

聲——你自己決定呀！

女（決然）我就離開這兒，我走！（衝至門口）

聲——你走上那兒去？

女（立定）我，我反正不是死去！找我的活路去！

聲——但是你不能走！

女 爲什麼不能走？

聲——你沒有想到孩子嗎？

女 呵！我親愛的孩子！（急至床前，偎倚睡着的孩子）我不能走！不能走！

聲——不走你預備怎麼樣？

女 我，我就一切忍受！

聲——呸！你這懦弱的女子！

女 那末我帶了孩子一塊兒走。

聲——一塊兒走！你靠什麼養活孩子？

女 這……叫我怎麼辦呢？

聲——你自己決定呀！

女 那末我就不顧一切無條件的走！

聲——不能無條件的走！

女 不能無條件的走？

聲——你應該留一封信給他——再走！

女 好的，我就留封信。（至桌前，取筆寫信，寫了一會寫不下去，停筆苦思）

聲——你就說，既然要離婚，就離婚！是沒有什麼折衷的辦法可想的。

女。（立即快寫少頃，又寫不下去）

聲——你爲什麼不寫呢？你可以寫——多年來，我們相處在一起，感情雖然不錯，不過在相

互間的確沒有什麼幫助，所以現在既然發生了這樣不幸的事，就乾脆的離婚！

女（寫）

聲——你再寫——我這次不別就出走，可以說是爲了你的前途，同時呢，也是爲了我自己的前途，這誰也不能怪誰，如果誰要怪誰的話，至少得各負一半的責任。

女（繼續寫，少頃，停筆，忽看看床上的孩子，失聲發問）呵！孩子？孩子？

聲——你傻了，他既然有舅舅替他料理債務，還怕舅舅不替他撫養孩子嗎？你帶去幹什麼？活受累！

女（堅決）我，我不帶孩子走！（又寫了一會，擱筆起立，準備出走）

聲——你慢一步走！

女 還要慢一步走！幹什麼？

聲——你再補充一句，就說我出走之後，請他不要過分的傷心，叫他好好的——做人。

女（又寫，寫好自語）還有什麼要寫的呢？

聲——你可以走了！

女（猛然撲床上，撫摸着孩子哭着說）啊！孩子，孩子！親愛的孩子！……媽要走了！要離開你

了……媽媽對不起你……可憐的孩子呵……

聲——現在不是傷心的時候，是走的時候！

女……孩子，這只怪你舅公想出的壞主意……這只怪你不爭氣的爸爸幹的好事……

……才，才使你這樣的受苦呵……（忽然）噫，孩子，這也不能全怪你的舅公跟爸爸，這，這使你受苦的，完全是他們！（手指無目的似的遙指遠處）是他們！（講好，呆呆地望着孩子）

聲——走吧！挺起你的胸膛！走你的活路去！

（遠處有教堂敲鐘聲）

女（突然像被驚醒了似的，直奔出去）
啊，啊……

聲——哈哈！祝你前途光明！哈哈！哈哈！

（室內沉靜片刻）

（風聲）

(鄰家無線電又起，曲單調，淒涼)

(外面光線漸黑暗)

(忽然門外出現了他狂嘍的聲音)

男

雲珠，雲珠，雲珠！

房

(在外面) 灶披間先生，你嚷什麼！發神經病嗎？

男

房東太太，我，我沒有什麼。(快步抵門口) 雲珠，雲珠！我不跟你離婚了，不跟你離婚了！

(向室內四顧) 噢！雲珠到那兒去了？(進來，至床前一瞧，誤會她已經睡着了，輕輕喊) 雲

珠，雲珠。(不見應) 你不理我嗎？是爲了剛才的事生氣了嗎？雲珠，我不跟你離婚了。

他，他……(鄭重地) 舅舅已經死啦！(走桌前深深呷了一口茶，復至床前，氣喘喘地) 剛

才我去拿錢，走到舅舅那一間店面的時候，這時櫃台外正擠滿了買客，舅舅呢？這時

正在賬台上算賬，突然，櫃台外有一個買客，不問情由的抽出手槍，就對準賬台上的

舅舅連放幾槍，放到最後一槍，他還大聲罵着「媽的，你這狗！社會容不了你！」他講了

這句話之後，就從容的向東逃走了。（歇）等我跟店裏的夥計們擁到賬台上的時候，舅舅已經倒在地上了！滿身全是殷紅的血，兩只眼睛，直瞪瞪的瞧着我們，真，真怕人！再摸摸他的身上，才知道已經斷了氣了。（歇）後來巡捕包探都來了，他們搜查舅舅身上的東西，發現了兩封信，看了第一封，才知道舅舅最近做了很多不應該做的事，信里寫着是誰命令他到這兒附近去幹什麼差使；雲珠，你想，舅舅難道還不是一个，一个……（突然）嗚，雲珠，你知道舅舅爲什麼肯替我還債的？我看了另外一

封信也就知道啦；他一方面固然是懷恨你從前檢查他店的事，另一方面却是想利用我，原來他要去幹那個差使，他不大識字，就不能順利辦事，所以想叫我跟他一塊兒去，做他的什麼機要秘書，可以幫助他多刮一點造孽錢；雲珠，你想，我雖然窮，但我那兒願意去幹那個呢？我是死也不肯去幹那個的，因爲一幹了那個，那我豈不是變成了，變成了一個……這種背叛良心的事，我是不會幹的；雲珠，你說是不是？（歇，像孩子的口吻）雲珠，剛才是一時糊塗，得罪了你，使你生氣，現在我不跟你離婚了，

男

我們還是好好的過艱苦的日子吧；至於欠的債，我一定再想別的辦法。（歎）雲珠，你怎麼不理我呢？呵，雲珠，我對不起你，對不起你！（跪床前）請你寬恕我，寬恕我！（歇，見還沒有反應，輕輕翻被褥，一翻開，發現只有孩子，不禁大駭）啊！雲珠，雲珠！（立起，徬徨四顧）雲珠，雲珠！（無意中走至桌前，發現留信，急折閱，閱畢，忽瘋狂地）啊！雲珠，你走啦，你走啦！你就拋棄了我，拋棄了孩子走啦！……（把信撕得粉碎）……雲珠！我不能離開你！我不能離開你……啊……（痛哭）

（孩子被驚醒，在哭了）

啊！雲珠！孩子更不能離開你，孩子更不能離開你，你……啊……叫我以後怎麼過日子呢？叫我以後怎麼帶着孩子過日子呢？我完啦！我什麼都完啦……（撲床前，對孩子）孩子，孩子！你媽走啦！你媽拋棄了你，拋棄了我走啦！孩子，你媽太狠心了，太狠心了！（痛哭）

（吹過一陣猛烈的寒風）

男

（他倏的立起） 噯，孩子，這不能怪你媽，你媽並沒有狠心，並沒有狠心！這是我先狠了心，才造成這樣的結果的，這是我一時糊塗，才鑄成這樣的大錯的；這……只怪我自己，是我自己不好，呵，雲珠，雲珠！我對不起你，我對不起你……啊……（手足亂舞）

啊，啊……（忽然）這是誰害我的？是誰害我的？這，這是舅舅害我的！是，是舅舅……

（忽然，他又像明白了什麼似的） 噯，不是舅舅，這決不是舅舅害我的！這，這是……

（像有目的的遙指遠處） 是你，是你害我的！（起慘笑） 哈哈！哈哈！是你害……害我的……（更瘋狂地將室內什物亂丟亂拋） 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……

房 （在外面） 灶披間先生，你怎麼啦？（抵門口見狀駭住） 啊呀！你……

男 哈哈！哈哈！……（將物拋向房東） 哈哈！哈哈！……

房 （急下場） 啊呀！不好了！灶披間先生發瘋了！發瘋了！

男 哈哈！哈哈！……（忽然他像身負重創的倒地，沉重而斷續的講着） 是——是你——害

——害我的！

(無線電聲又趨淫蕩, 瘋狂)

(孩子在床上手足蠕動, 愈哭愈響)

(外面光線再黑暗)

(寒風陣陣)

(他一動不動的倒在地上昏過去了)

——
幕

警 覺 性



警覺性

演出說明

首先導演者應注意的是開幕直到老林奔出去大呼表哥止，這一過程中，應儘量製造出一種莫名的神祕的恐怖氣氛，這樣，雖僅是梁和林兩個人的戲，也不致于顯得如何單調了。

徐和趙上場後，劇情驟然緊張，恐怖性也就該接連地加強起來，方能鮮明地反襯出後來的——
「真相大白」與「啼笑皆非」。

不過有一點要請導演者格外注意的——就是這個戲不僅是浮淺地做給觀眾打哈哈就算的，至少至少，該如何刻劃出劇中主要的暗示，俾使觀眾——尤其是青年學生，能在心的深處，激起一些微微的小浪花而有所警惕。

時間 現在。上午八點多鐘。

地點 上海街面房屋的前樓。

人物 梁無畏——青年，薪給階級，獨個兒住了間前樓，熱情，努力，胆小，神經質，缺乏社會經驗，業餘

之暇，從事于文化活動，担任着「××讀書會的負責人」因此，自己覺得是應該被人注目的人，就把原名「耀祖」改為「無畏」，算是提高「警覺性」。「不怕敵人」的意思。因為某種誤會，竟引起他極高度的「警覺性」，其實是多餘的神經過敏。

林洛——梁的同志，中學生，誠懇，爽直，粗獷，沒有修養，沒有主張，看不見人家的長處，看不見自己的短處。——但他的短處，却在他自己的言行中，暴露出不少。

徐亦雲——林的表兄，堅毅，沉着，是個剛從內地幹着實際工作回來的青年，頭髮蓬亂，服裝破舊，顯然他是很不注意修飾的。

趙默——徐的同志，不幸被梁無畏因「警覺性」而誤認為是個「出賣靈魂的人」。三十餘歲，衣服華麗，留着些小鬍鬚，帶着副黑眼鏡，模樣像個上等商人，態度優游自在，不大講話，一講話又是那麼慢吞吞地。

佈景

台左有一扇門，是通樓下的，門右靠牆有一只半新舊的風琴，正中是一只簡單的床，床前有只小圓檯，床右斜對着觀眾的是只沙發，台右是窗，能看到窗外對街的屋頂和電線桿，窗下有一只堆有雜亂書籍的寫字檯，牆上掛着些油畫，小照，圓檯旁有二只椅子。

開幕

窗外天氣陰沉，像要下雨的樣子。
一只在寫字檯腳邊的畚箕，堆着滿滿的紙灰，還在冒着縷縷青煙。

梁無畏頹廢地熟睡在沙發上，兩條腿八字式的架在床沿和一只檯上，打着很大的鼾聲。
有人上樓梯聲，漸近，林洛推門進來，剛抵門口——

梁（忽翻了個身，夢囈）叔父，叔父……我聽從你的話，我不再活動了，我……一定搬家，一定搬家！你荐了我的生意，我，我決不會忘記的。

林（進來）……

梁 什麼啊……我怎麼啦！我動搖啦啊……唉……我是太軟弱了，我的骨髓中有奴隸的氣質！我怎末會想到這個念頭來了呢啊……我是太軟弱了！

林 （推推梁） 無畏，無畏！你怎麼啦？

梁 （像在夢里抗拒） 啊……求求你虹口，我不去虹口，我不去……（被推醒後，忽警戒地猛然起立，眼直瞪林） 你……是誰……（倒退幾步，復揉眼視林） 你是誰？

林 你……我老林都不認識嗎？你這傢伙！

梁 （一再揉眼視林，方始認清） 哦！原來是你。（驚悸未定地）

林 你怎麼啦？

梁 唉！（皺眉，搔髮）

林 做惡夢吧？

梁 嗯。（又坐沙發，雙手托腮）

林 做的什麼惡夢？

梁 (不答) ……………

林 (打趣他) 恐怕是爲了愛人,在夢里跟情敵打架吧哈哈!

梁 你你……別開玩笑。

林 (拍梁肩一下,又想打趣) 無畏兄,我啊,我看你近來啊!——

梁 (起立,正經地) 老林,從今天起,你別再叫我無畏,還是叫我原來的名字耀祖吧!

林 (摸了摸後腦,不解地) 這是什麼意思? (接着大聲) 你太奇怪了,從前人家叫你耀

祖,你說我已經改了名字了,爲了要提高自己的驚覺性——

梁 (害怕地,欲阻林講話) 你,你……咳…… (忽又急步走近和後樓相隔的板壁,鬼頭鬼腦的從板縫里偷看後樓)

林 (不顧梁的苦衷,繼續在講下去) ——已經把名字改了無畏這二個字,說這是驚惕自己,對侵略者無所害怕的意思。那末,爲什麼現在我叫你無畏,你却有所害怕啦?

梁 (偷看一會,像脫離危境似的自語着) 呵!還好,還好。(向林這邊來) 是的,我叫無畏,是爲

了要提高警覺性，但是我現在恢復原來的名字，同樣也是爲了要提高警覺性。

林 你這意思是——（想了想，搖搖頭）我不懂！

梁 （指指後樓）因爲客觀的環境太惡劣了。恐怕——

林 喔，你現在又怕人家，知道你叫無畏的意思嗎？哈哈！那你太顧慮了！（一面走近寫字

檯）

梁 咳！你……一點沒有警覺性！

林 （忽見畚箕）什麼！你燒掉了什麼？

梁 幾本書，跟一些——

林 什麼書？

梁 幾本比較激烈的書，跟一些宣傳品。

林 爲什麼你要燒掉它？

梁 這……我燒掉它，同樣也是爲了要提高警覺性，因爲——

林 得啦，得啦，什麼警覺性不警覺性的；要知道這是我們精神的食糧，是我們工作的武器，你把它燒掉了，多可惜！

梁 （一時沒適當的話回答他，祇是——）你，你……咳！真是……

林 （忽問）哦，平時你很早就起身了，怎麼今天我來，你還在沙發上打磕睡？

梁 是昨天晚上睡眠不足。

林 睡眠不足是多看了書嗎？

梁 不是。

林 那爲什麼呢？

梁 （吞吞吐吐）是昨天晚上我在……

林 在怎麼樣？

梁 在……（含糊地）……跳——舞。

林 （一怔）跳舞？（嚴重責備）你太荒唐了！難道說這也是提高警覺性嗎？

梁 (理由十足的) 對啦,正爲了要提高警覺性,我才去跳舞的。
林 你這話簡直在欺騙我!

梁 誰騙你! (強辯地) 我爲了避免人家注意我的行動,所以故意裝作醉生夢死的樣子,你想,這不是提高警覺性嗎?

林 得啦,得啦,跳舞就是跳舞,何必掛羊頭賣狗肉!

梁 你……咳……真是!我認爲——(有所顧忌的低聲講)——在這惡劣的環境里,我們每一個從事于救亡工作的人員,應該提高他的警覺性。

林 (不樂的) 哼,哼!怪不得同志們近來都說你變了;做工作,做一天壞一天。

梁 (嘆氣) 唉!他們真不了解我的苦衷。

林 苦衷?有什麼苦衷?

梁 (痛苦地) 我不願講。

林 你不願講? (疑惑了) 不,我偏要你講。(上去握他的手) 你講給我聽吧?

梁 (咬咬嘴唇,猶豫了一下)也好。(欲講,忽又走近板壁,從板縫里偷望後樓)

林 ……

梁 (跑回來,鬆了一口氣,向林)老林,我告訴你;(嚴重而又低低地)——這里後樓,新近搬來了一個,一個摠……

林 (截鋼斷鐵)一個什麼呀?

梁 一個……(忽附林耳私語了)

林 (大聲急問)真的嗎?

梁 (哭喪着臉)真的。

林 這人是——

梁 有三十幾歲的光景;他老是帶着一副黑眼鏡,還留着一點小鬚髭,穿的是長袍大褂,舉止非常闊氣,但又非常……

林 你怎知道他是幹這個的呢?

梁 因……因爲他……非常注意我的行動。

林 他怎樣注意你的行動呢？

梁 不論在前門後門，或是樓梯上，我一碰到他，他那帶着一副黑眼鏡的眼珠子，就老是釘着我看！

林 這個……據我看，你自己神經過敏吧？

梁 不！我沒有神經過敏；他……他一定是幹這個的。

林 你沒有證據，怎能這麼瞎說呢？何況你不釘着他看，怎知道他釘着你看呢？

梁 （肯定）證據很多！不光是他釘着我看這一點！

林 是嗎？那末你說。

梁 第一，這傢伙真神祕得不可思議，每天鬼鬼祟祟的一大清早就出去，要到晚上才回來；你想，爲什麼要一大清早出去直到晚上才回來呢？這……這里面一定有道理！一定道理！

林 (翻着眼, 注神聽) 嗯, 嗯, 還有呢?

梁 第二, 平常總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來看他, 大家在房間里, 坐得那麼貼近的, 在悉悉索索的談着什麼。喔! 還有第三, (極嚴重的口氣) 這傢伙, 晚上回來之後, 老是在房間里提高着嗓子, 什麼阿伊嗚咳, 喔呀, 阿里買斯卡呀! 在唸着×文; 你想, 這還不是一個千準萬確的……

林 (有些相信) 嚶, 你這樣一講, 這傢伙的確有這個嫌疑。(一面講, 一面坐上床沿)

梁 所以爲了要提高警覺性, 我非搬家不可! 非搬家不可!

林 (不同意的) 爲什麼要搬家呢! 我認爲(激昂的)——他愈有這個嫌疑, 我們得愈跟他接近, 想法子刺探刺探他, 慢慢的證明他真是這個的時候,——(此時林一手向床上猛力地一拍, 一面更激昂地講) 我們就, 就……(手偶然拍着了床上一串橄欖, 隨手就緊緊地握住)

梁 (恐懼的) 老林, 你……輕聲些!

林（粗魯的）怕什麼！我什麼都不怕！（又咕噥的）他媽的！這般傢伙真可惡！（覺得手

里有樣東西，拿起一看以後——意識的）一串廣東橄欖。（向梁）你買的？

梁 嗯。

林 我吃啦。（剝包裹着橄欖的紙）

梁（忽然）哦，說起買這串橄欖，我真怕死啦！

林 哦！（一只橄欖送進嘴里）

梁（若有其事的）在這里，我們更可以強有力的證明，這傢伙是個十足的……

林 是嗎？（吐出橄欖核，放圓檯上）是怎麼回事？（又吃了一只）

梁 是昨天星期六，我爲了想早日脫離這惡劣的環境，我已經去找過房子啦——

林（邊吃邊問）昨天你沒上廠里去嗎？

梁 是的，我請了一天假，可是他媽的房子真不容易找，那般乘火打劫的二房東，真跟侵略者一樣的兇暴，（做着手勢）就這末像豆腐乾大小的房間，就得要三四十塊錢的

租金，還要什麼鋪保呀，押租呀，沒有女人不租呀！真是五花八門的；最後我在中華路一根電線桿上，看到一張召租，上面寫着亭子間一大間，租費低廉，並有衛生設備。我一看看到這樣迷人的召租，高興極了，一時就接着召租上的地址，找到了那間房子，就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招待我，我就和氣地問，你們這里有亭子間出租嗎？誰知道那姑娘正要回答我的時候，忽然樓梯上走下兩個人來，一個是四十多歲的婦人，那……後面的一个呢，咳！想……不到就，就是……（指後樓）……這個傢伙！

林 哦！是他嗎？當時你就怎麼樣？（林不斷的吃橄欖，圓檯上的核也一只只多起來）

梁 我……那兒還敢怎麼樣呢！我……等不及那姑娘的回答，立刻就向門外溜。

林 （翻翻眼，猜想）莫非他也在找房子嗎？

梁 （肯定）不會的，他……一定在釘我的梢！

林 （附和）噯，這倒說不定。

梁 我溜出之後，心里老是別別的跳，警覺性也就頓時一千萬倍地提高起來，我嚴密的

防禦着，如果有一個人在我的後面跟着走上幾十步路，我就假意的走進烟紙店里去，因為我不會抽烟，因此就買了這一串廣東橄欖。

林 哦，原來這串廣東橄欖是這樣才買的。

梁 是呀！所以我不能等待着危機一天天的深刻化，起來，我……非搬家不可！非搬家不可！

林 咳！這……真是他媽的！

（兩人靜默片刻）

（一陣快步的上樓聲夾雜着唱京戲聲，——未開言——呃，不由我牙根要恨，罵一聲毛延壽你賣國的奸賊……）

林 是誰在唱？

梁 房東的兒子，（嘆氣）唉！像房東的兒子做人真開心，他無憂無愁，什麼都不怕，而我，我……爲什麼要怕呢！唉……

林 (懇切問) 什麼! 你——動搖啦?

梁 (急轉語氣) 那里, 我怎麼會動搖呢? 你放心好啦。

林 那幹嗎要講這種話呢?

梁 我, 我是有所感觸, 偶然講講的。

林 (像孩子對母親的) 以後我不許你講! (握梁的臂) 聽見嗎?

梁 噢。(有所感動)

林 (熱情地注意着梁, 忽看到他蓬亂的頭髮) 你還沒有洗臉吧?

梁 唔。

林 快洗吧, 洗好了馬上出席讀書會去, 甯可早一點去, 你看——(指窗外) 天快要下

雨了。

梁 今天讀書會討論些什麼?

林 不是毛澤東的「論新階段」嗎? 你怎麼忘啦?

梁 哦！是的，是的，我忘了。可是……咳！我一遍也沒有看過。

林 算了，反正今天不是你主席，快洗臉吧。（林這時倒杯開水徐徐喝）

梁 （沉吟）讓我的頭腦清楚一點，洗個冷水臉。（拿出面盆，毛巾，盛冷水，洗臉）

林 無畏。（急改口）喔，不，不，我叫錯了，應該叫你耀祖。——耀祖，你看阿方這傢伙怎麼樣？

梁 （洗着臉）還不錯，你以為他怎麼樣？

林 （不滿的）我却有些瞧不起他！這傢伙太會講漂亮話了，他一開會，就滿口的運用着新名詞；有時候他的高論，我簡直一懂都不懂。

梁 不過有些地方，他的理論還相當正確。

林 你還說他理論正確嗎？天曉得！就是他的理論正確到百分之一百，但是不跟實踐配合起來有什麼用！（順眼看見風琴，放下茶杯，跑過去，欲踏風琴）

梁 我認爲你的論調未免有些偏激。

林 (像向誰光火似的) 我就是這樣的脾氣! (踏了一下風琴,「洶咪咪」) 哼,天曉得!
梁 (生怕得罪林似地,所以沒回答他。這時,他臉已洗好了,就舒暢地鬆口氣) 冷水臉真不錯,精神果真好得多了。(又取木梳梳頭)

林 那你天天洗冷水臉好啦!反正冷水是不要錢買的。(梁微笑,林踏着風琴,一面自己逼尖嗓子和唱) 好花不常開,好景不常在……

梁 (梳着頭) 老林,今天老姚出席嗎?

林 出席的。……愁帶解笑眉,……淚洒相思帶……

梁 你看老姚這人怎麼樣?

林 今宵離別後,……何日君再來……——這傢伙嗎?快不要提起!比阿方還不行!

梁 何以見得呢?

林 喝完了這杯,……請進點小菜,……人生難得幾回醉,……不歡更何待……

梁 (再問一遍) 何以見得呢?

林 那還用說嗎？——今宵離別後，~~~~何日君再來~~~~（起立）這傢伙根本就認識不夠；他有些地方的理論，簡直就有托派的嫌疑！過火一點說，他……簡直就是一個托派！再過火一點說，他簡直就是一個——

（忽然後樓傳來：「哈哈，你的估計錯了，哈哈。」）

（兩人同時大駭）

（接着後樓另一聲——「對，你的話對，你不講，我還不知道呢。哈哈——……」）

（兩人聽了後一句話，方始鬆了口氣，但仍很恐懼的樣子）

梁 （極輕聲的）他……他們不……不是在講……講我們吧？

林 （也輕聲的）大概不……不是吧？

梁 他們上……樓，我們怎一點不……不知道？

林 是……呀！一點不……不知道。

梁 讓我過去看看，他……們倒底在幹什麼。（蹑手蹑腳的走到板壁，從板縫里偷望，半響，輕

輕跑過來，呼吸窒促的向林）……兩個人坐……坐得那麼貼近！一定在……討論些什麼……

林（慌張傾聽）唔，唔。

梁說不定去發……反，反動的傳單……或者是去攢炸……炸彈……

林唔，唔。

梁說不定正在討……討論怎樣來誘……誘騙我們！誘騙我們到……到虹，虹口去！

林唔，唔。

梁讓我再……再過去看看。（又躡手躡腳的走到板壁，偷望，忽然，他像被彈簧一彈的跑向林這邊來）啊，啊……

林（輕聲急問）怎麼樣？

梁（輕聲）他……他正用着手指在點着我們前樓，另外……一個人，就……就跟着他的手指，向……向我們前……前樓鬼頭鬼腦的瞧了一眼，兩兩個人就點了點頭！

林 唔，唔……（忽強作鎮靜地）讓我過去看看。（林裝了幾聲假咳嗽，用意是壯壯胆量，就輕步走到板壁偷望，良久，他急急過來埋怨似的向梁）耀祖，你……怎麼說他是幹這個的呢！他不是的，他決不是一個，一個……那跟他在一起的是……是我的表哥，你……

：喔！他們快要走了，（急步出外）亦雲哥，亦雲哥，你等一等走，你等一等走！

梁 （駭極）啊！老林，你……

門外聲： 哦，是洛弟嗎？多久不見啦！

林聲： 多久不見啦！亦雲哥，你幾時回上海的？

聲： 昨天來的，你怎麼會看見我在這兒？

林聲： 我在前樓板縫里看到你的，哈哈！這兒前樓是我朋友的家。

聲： 好極了，好極了。

林聲： 亦雲哥，快到里面去坐坐，嗯……這……這一位也請一塊兒去坐坐。

聲： 好的，好的。

（梁傾聽着又慌又疑惑）

（林招待着徐亦雲趙默上）

林 請坐，請坐。

（兩人坐）

（梁手足無措的在一邊）

林 （對趙驚異地打量了下，接着指趙向徐）亦雲哥，這位是——

徐 這位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就住在這兒後樓，他姓——

趙 （立即自己介紹）鄙姓趙，是走肖趙，單名是一個靜默的默字。

林 哦，趙默先生。

趙 不敢，不敢。

林 （感到一時沒適當的話可應付，嘴里只是說着）很……好，很好……（忽然他怒目向梁）

耀祖，你怎麼會疑心趙……趙先生……

梁 (窘駭極) 老林,你……

林

(自知失了言,立即裝了幾聲假咳嗽,緩和緩和和空氣,稍頓,他忽又很聰明地) 我來介紹一下。亦雲哥,這位也可以說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梁無畏——喔,不是梁耀祖,梁耀祖先生,他就住在這兒前樓。——耀祖,這位是我的表哥徐亦雲先生,他剛從內地來。

梁

(似不信地) 哦,徐……徐先生剛從內地來?

徐

是的,剛從內地來。

梁

內地是……什麼地方?

徐

離這兒……說遠不遠,說近也不近。

梁

是不是浙東?

徐

不是。

梁

那末是京滬線?

徐

也不是。

梁 那末是——

林 (不屑地) 你何必打翻砂鍋問到底呢! 這……這真是囉囉祖! 我再替你介紹 (故意欲爲難一下梁就乾脆地指着趙) 這位是趙默先生, 他是我表哥的好朋友! 他就住在這兒後樓! (講好去倒了二杯茶)

梁 (畏怯地向趙) 哦, 趙……趙先生。

趙 不敢, 不敢。

徐 (向趙梁) 喔, 你們兩位住在一家都不認識的嗎?

趙 不認識的。

梁 (同時講) 不……不認識的。

林 (敬茶給徐趙) 喝杯茶。(兩人道謝, 稍頓, 林忽向徐) 亦雲哥, 我要跟你談談。

徐 很好。

林 內地情形怎麼樣?

徐 內地嗎？——（忽顧忌的）這里談談沒關係吧？

林 沒關係，全是自己人。

徐 情形相當好，工作展開得很順利，但是困難的地方也未始沒有，不過這些困難，只要憑着我們不斷的努力，不斷的奮鬥，是可以克服過來的。

林 唔，唔。（忽衝動的）亦雲哥，我聽得人家說，現在的內地，簡直就跟美麗的天堂一樣，能夠呼吸到自由新鮮的空氣，所以我……也很想上內地去，在……在上海，實在太……沒有意思了。

徐 你想去？

林 我想去。

徐 去當然可以去得，內地的確很需要人；不過根據你的環境，還沒有去的必要，況且上海也需要留着一部份人；我以為上海也有很重要的工作可以做。

林 （點點頭）噯，這樣看起來，我還沒有去的必要。（略頓，忽然）哦，亦雲哥，自從你不

（聲不響的）睡罷上海，真父母母差不多哭死啦。

徐 （憂痛的）是嗎？但是，我爲了祖國，也顧不得這許多了！

林 這次你到上海，家里去過嗎？

徐 沒有。

林 等一等我陪你回家去。

徐 （苦笑）不必了，去了心里反感到難受，況且我就擱幾天就要走的。（情感的）還

希望你做外甥的，多多安慰他倆老人家。

林 唔。那你這次來上海幹什麼的？

徐 接洽一點事情。

林 什麼事情？

徐 內地醫藥品很缺乏，這對於前方受傷的弟兄們，真是感受到一種莫大的痛苦，因此這一次，上邊叫我來上海，採辦大宗醫藥品回去，並轉告上海的同胞，希望能夠捐些，

醫藥品去。還有一件事，就是——由于前方戰事不斷的勝利，所以捉到了不少俘虜，但是這般俘虜，平時受他們自己政府跟軍閥的麻醉，太深刻了，他們以為我們是野蠻的民族，所以寧死不肯投降，這就使我們感到非常棘手，當然囉，我們是不會無理把他們殺害的，爲了要爭取他們參加到我們的隊伍里來，就需要教育的工作，但是在內地，能夠懂得×文的人，簡直少得可憐，因此，我忽然就想起（指趙）趙默先生是位精通×文的學者，所以我這次來，順便想請趙默先生一塊兒去參加工作——

（梁聽到這里一怔，他像在回憶到趙的每晚讀×文的用意，內心頗感慚愧與不安）

（林這時的目光，也不斷向趙示敬意）

（趙謙虛的不住點頭）

徐 但是失望得很，趙先生一時不能離開上海，因爲趙先生目前在上海，正在領導着一件很重要的工作，所以暫時就不能跟我一塊兒去。（繼向趙）趙默兄，這一次你不能够跟我去，對於我們簡直是一種損失。

趙 (微笑,慢吞吞的)不要緊,有機會我一定來。

徐 (急改口)哦,我講錯了,我太自私自利了,我們沒有損失,因為趙默兄在上海的工
作不是白幹的,哈哈!

趙 (微笑)哈哈!

徐 洛弟,你在上海的生活情形怎麼樣?

林 (搔搔頭皮)無聊極了。

徐 能不能講給我聽聽?

林 (支吾的)嗯……講……講出來怪,怪難為情的。

徐 不要緊,你講給我聽聽吧?

林 除了讀書之外,就感到沒事做,就……(難為情的)唱唱歌曲啦,玩玩公園啦,看看
電影啦,有時候,還還……

徐 還怎麼樣?

林 跟……跟幾個朋友偶然的去……去——跳舞。

徐 唔。看什麼書嗎？

林 看的。不過書呀，雜誌呀，雖然買了很多，但看的時候却很少，光以一本論持久戰，就……就看了三個月。

徐 唔。參加什麼活動嗎？

林 （高興的）參加的，參加的。我參加了一個讀書會，專門討論社會科學的問題，可是因為參加的同志，大都犯了認識不夠的毛病，又因為沒人好好指導，有時候討論問題，就往往大家發生意氣用事的事。

徐 喔，那真湊巧。我來介紹一個人做你們讀書會的指導好嗎？

林 好極了！亦雲哥，你介紹的那位是誰？

徐 （指趙）就是這位趙默先生。趙先生不光×文好，並且還是一位社會科學的專家呢！他讀了很多社會科學的書，光明書店出版的一本基本社會科學教程，就是趙先

生編的。

梁 (這時感到更慚愧與不安) ……

林 哦!久仰,久仰!(他對趙肅然起敬,不期然握趙的手)如果趙先生真能指導我們的讀書會,那真使我們不勝榮幸之至。

趙 不敢,不敢。

梁 一定能使我們得益匪淺。

林 過譽,過譽。

徐 祇要趙先生不離開上海,他一定會幫助你們的,趙默兄,你就担任他們讀書會的指導吧。

趙 很好,很好。不過我對於社會科學,也僅僅是懂些兒皮毛,恐怕摠——不能使你們十分滿意。

林 趙先生,你客氣。(忽然)哦,我忘了,我忘了。(急把梁拉到趙這邊來)趙先生,我再來

介紹一下，這位梁先生就是我們讀書會的負責人。

趙 (禮貌地握梁手) 很好，很好。

梁 (血紅着臉) 如果趙……先生真……能指，指導我們，那真使我們不……不勝榮幸之至；一定能使我……們得……得益匪淺。(接着起不自然的笑)

趙 客氣，客氣。哦，想不到我和梁先生彼此各住在前後樓，雖然祇有一板之隔，可是竟同陌路之人。(笑)

梁 (窘促的) 是……呀！竟……竟同陌路之人。(強笑)

趙 但是現在大家認識了。(笑)

梁 現在大……大家認識了。(強笑)

趙 大家是同志了。(笑)

梁 大……大家是同……同志了。(強笑)

趙 哦！梁先生，昨天你到過中華路聯珠里三十二號那一家吧？

梁 是……的，趙先生，我是去找房子的，（急改口）喔，不是去找房子的，我……我是去看……朋友的。

趙 （想了想）哦！那房東的女兒，——阿貞姑娘就是你的朋友？

梁 不，不！我找朋友找……找錯了人家。

趙 哦！怪不得我跟我姊姊剛下樓的時候，就看到你直向門外溜。

梁 是……呀！我……直向門外溜。

趙 （急改口）喔！我失言了，冒昧，冒昧，不是溜，是走，你直向門外走。

梁 是……呀！我……直向門外走。

趙 梁先生，你——精神不大好吧？

梁 不……過如此。

趙 在半夜的時候，我常常聽見你在說夢話。

梁 哦，哦……可是我自己不知道。

林 (插嘴) 自己當然不知道嘍!知道了那兒還算是夢話啊!

徐趙 哈哈!

梁 (強笑) 哈哈!

趙 這是神思不定的現象,吃些安眠藥片或許會好一點。

梁 安眠藥片我已經吃過三瓶啦,可是一點沒有效力。不過,我相信,我這個病往後或許會一點點好起來。

林 你又不是天上的神仙,怎麼會知道這病會一點點好起來呢?

梁 因為從現在起,我已經覺得我的精神在漸漸的好起來了。

徐趙 哈哈!

梁 (強笑) 哈哈!

林 耀祖你……真奇怪!(林邊講,邊又倒了兩杯茶給徐趙)再喝杯茶。

(兩人剛喝茶,忽然樓窗下傳來像蒼蠅叫似的人聲)

聲：（操不成熟的中國話）豬獠上去，快快的上去！

聲：（像受了被鞭管而發出的哀音）吱唷——吱唷——吱……

上去！上去！

林 什麼聲音？（急至窗前，向下望）

梁 （跟過去）抓犯人吧？

（徐趨兩人也向窗這邊來）

林 （失聲）啊！你們看，穿黃衣服的抓……抓人啊！上汽車了……上汽車去了！

（一陣汽車喇叭聲漸遠，接着窗下是起着像蒼蠅叫似的嘩然雜亂的人聲）

林 啊！完了，完了！

梁 （驚慌）老林你輕聲些！（急關窗，但慌張的沒關的好）

林 啊！我親眼看見一個青年被……被兩個穿黃……黃衣服的一面鞭打，一面拉上汽車！

趙 (嘆息) 唉! 又犧牲了一個青年!

徐 (切齒) 媽的! 看他們還能橫行到幾天!

林 我說這一定是他們……這般伙放的籠。

梁 (接着) 所以我們應該提高警覺性呀!

徐 梁先生, 我們固然應該提高警覺性, 但同時, 我們也得勇敢一些, 不然的話, 我們將會變成——逃避現實!

梁 徐……先生的話不錯。

林 (充滿了熱情) 對, 我們得勇敢一些!

(天空忽起雷聲)

趙 (補充地) 光是勇敢還不夠, 我們更得沉着一些, 理智一些!

梁 趙……先生的話也不錯。

林 對, 我們更得沉着一些, 理智一些!

(雷聲)

趙 (向徐) 亦雲兄,你看,(指窗外) 天快要下雨了,我們早一點去接洽那件事吧。

徐 好的。

梁 (誠懇地) 趙先生,徐先生,我看還是等會兒走的好,外面剛抓過人,恐怕——

趙 (微笑) 不要緊的,我們可以從後弄堂走。

徐 (向林) 那末洛弟,我們走了。

林 亦雲哥,你……家里不去了嗎?

徐 (堅決的) 不去了。——希望你多多安慰他倆老人家。

趙 (謙虛地) 梁先生,如果你們的讀書會需要我幫忙的話,就請你通知我——

我們倆各住在前後樓,通知是很便利的。

梁 (感激地) 好的,好的。

趙 通知了我,我決不失約,一定來參加。

林 歡迎，歡迎。

徐趙 再會。

梁林 再會。

（徐趙兩人下場後，林忽又想到趙徐臨走時所講的話，思敲一會，覺得很有道理似的，遂又熱情的重複自語）

林 對，我們要勇敢一些！沉着一些！理智一些！（忽然他厲聲向梁）耀祖！你……怎會把趙先生當作是一個一個……你！你……

梁 （頓時覺悟）啊！趙先生，我冤枉你了！我冤枉你了！我對不起你！我，我錯了！

林 ……你這傢伙，真是豈有此理！（立即發起無名火，用力把圓檯上的橄欖核一掃，核落地，

起着清脆的聲音「嘩啦啦」）

梁 （捶自己的腦袋）啊！警覺性，警覺性！（頹然坐沙發，雙手抓髮）天哪！我的警覺性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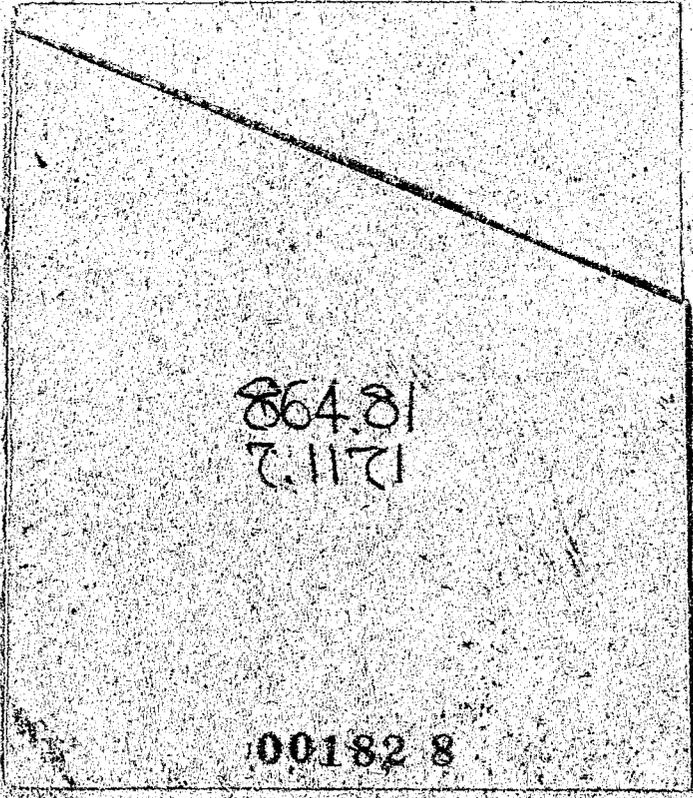
（雷聲）

（這時，兩人隨着隆隆的雷聲，意識地凝神視窗外，漸漸，他倆軟柔的二十個手指，捲起來，捲起來，變成了四個鐵般的拳頭，忽然，他倆笑了，他倆像將要得到光明的希望似的笑了）

幕

附誌：這個劇本是根據鍾望陽先生的小說「警覺性」（見二十三期譯報週刊）集體改編的，並承鍾先生親自指正，特此謝謝。參加集體創作者，爲孟先，忠傑，韓白，宋超，張筠，穆琪等，由宋超與韓白執筆。

期 限 表



12.11.2
18.4.98

00182 8

• 一 ， ○ 四 九 一

版 初

冊 ○ ○ ○ 二

◀ 究 必 印 翻 ▶

正 角 六 幣 國 價 實

